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二年

第一四四三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443)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加拿大、丹麦、法国、巴拉圭、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758)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四十三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下午九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J.A.卡斯特罗先生(巴西)**。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443)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加拿大、丹麦、法国、巴拉圭、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58)。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加拿大、丹麦、法国、巴拉圭、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58)

1. 主席：根据昨天和今天早晨所作的决定，我现在建议，如无异议，就邀请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J.穆齐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和**M.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另外，我想奉告安全理事会各位代表，

今天早晨我收到波兰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谨请求按宪章第三十一条得到邀请，参加应六个会员国要求——见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S/8758号文件——而召开的安全理事会的讨论。

“全权大使
兼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L.卡斯普尔齐克(签字)”

3. 根据这个请求，我建议：如无异议，就邀请波兰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本议题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L.卡斯普尔齐克先生(波兰)**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4. 主席：现在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审议当前的问题。在我的名单上，第一个发言人是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5. **穆齐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我荣幸地通知你和安理会其他代表们，由于外国武装部队的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局势越来越恶化了。今天早晨，我们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我强调，从外交部——收到关于国内局势的下述新闻电报：

“今天，除了免费散发的自由言论报和农业报的特刊外，没有报纸出版。公众只能从布拉格、比尔森、布迭约维策、赫腊德次-克腊洛佛和拉贝河畔乌斯提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的自由电台获得消息。除了这些位置秘密的地下电台之外，占领军的伏尔塔瓦电台也不时在

广播。杜布切克、格雷戈尔、斯帕西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继续被拘禁。斯沃博达总统被包围在城堡里。帕维尔部长、切尔尼克总理和其他部长的命运如何，不得而知。昨天，十七位政府成员在马哈乔娃-多斯塔洛娃主持下开会。政府向全国发出呼吁，并提出释放被拘禁的官员、撤退占领军以及使宪法授权的官员能进行活动的要求。昨晚斯沃博达总统在官方电台作了讲话，他谴责占领为暴力行为，并呼吁坚持忠于行动纲领的原则。他同政府成员谈了话，并宣布他今天也要同政府成员会面，很可能还要亲自会见切尔尼克总理。今天，将召开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非常代表大会。国民议会将于今天上午九时会见仍然自由的那些政府成员。占领军答允，可以为此目的进入国民议会大厦。布拉格的交通运输已瘫痪。地方官员与占领军指挥官谈判，已于昨天在比尔森、布迭约维策和其他一些地方获使占领军撤离城市中心。尽管我们作了努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能与占领军代表建立正式联系。布拉格和中波希米亚地区军事长官的声明已经在民众中散发，这个声明宣布占领军司令官事实上接管政府的各种权力。据说正由分裂分子成立一个通敌的中央委员会。这方面提到的人有：比拉克、科尔德、英德拉和巴比雷克。大部分民众支持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机构，支持斯沃博达总统和切尔尼克政府。”

6. 我要补充说，我们是今天上午九时收到这份电报的。此后我们就没有通过这条渠道得到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其他报告。尽管局势如此，看来占领军未能将那些并非由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选举的代表强加给他们。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接到消息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多数成员昨晚在捷克斯洛伐克开会，完全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八月二十一日所采取的立场——关于这点，我已于昨天荣幸地通知诸位——并决定将会议连续开下去。

7. 另一消息说：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非常代表大会正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大会已向苏联的和其他占领军发出最后通牒，要他们撤出这个国家，并释放党

和政府的全部官员。如果这一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将宣布从星期五中午开始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实行总罢工。”

8. 关于安全理事会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讨论，我要强调下列各点。

9. 第一，外国武装部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占领是完全非法的。

10. 第二，只有按宪法合法选出的代表才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及其人民的真正代表；因此必须使他们能够自由行使宪法赋予他们的职能，而不受占领军的非法干涉。

11. 第三，占领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切行为都是非法的。

12. 第四，全面立即结束占领，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上撤出所有占领军，并完全恢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非如此不可。

13.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伊里·哈耶克博士正在前来纽约参加安全理事会会议。我们希望他将有充分的机会来详细阐明我国的立场。

14. 最后，我要清清楚楚讲明一件事情，即：社会主义事业是我们拥护的唯一事业；正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这一事业遭到比它所已经蒙受的还要更大的损害。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对我们是神圣的，而且对全体进步人类也是神圣的。

15. 布瓦耶先生(塞内加尔)：塞内加尔代表团在这场令人痛心的辩论中还没有发过言，因为它切望能充分地、客观地了解有关事实，对它们作充分的分析，以便更好地作出评价。

16. 我听了所陈述的各种各样的论证后，愿意公正地、心平气和地陈述塞内加尔政府对这一事件的想法，就象我一贯来在这个大厅里所做的那样。

17. 塞内加尔政府密切注视了最近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政治事态的发展。我国政府注意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对华沙信件的复信确认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继续忠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愿望。

18. 在布拉迪斯拉发和切尔纳会议之后,就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来说,普遍的感觉是: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对社会主义集团内部合作问题没有其他想法。鉴于这些事实以及宪法授权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的声明,似乎宪法授权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并不象这里有人说过的那样要求过武装干涉。

19. 苏联和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的军事干涉,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慨,塞内加尔政府也有同感。我国政府感到遗憾并谴责这种干涉。这种干涉构成了对并未受到外来侵略威胁的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干预。这一军事干涉危及缓和政策。这一缓和政策似乎已在世界上有了个开头,而且我们看到它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中有所表明。这一军事干涉使得新的紧张地区出现,并使和平共处的设想深受打击。它严重地破坏了民族自决和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各项根本原则,因而违反了人权的最神圣原则。

20. 我国政府出于这种考虑,完全赞同为求得安全理事会谴责这次武装干涉而作的一切倡议和措施,完全赞同立即从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撤出外国军队。

21. 塞内加尔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充当提出的决议草案[S/8761]的共同提案国,希望理性的声音终究将被听到,并且在该地区恢复共处与合作,使缓和的政策得以继续施行,给整个世界带来最大利益。

22. 安全理事会必须不再延误地采取行动,通过当前的决议草案;同时抱有这样的理解,即我们将继续抓住这一重要问题不放,为安理会采取任何有助于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合法状态的进一步行动而尽我们的力量。

23. 塔尔多什先生(匈牙利):由于美国最反动和最具有侵略性的分子及其欧洲复仇主义同盟者波恩政权所共同领导的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的颠覆活动,与捷克斯洛伐克内部反革命势力相配合,这样一种局势已经造成,它不仅已严重地危害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秩序和社会主义成就,而且,这些破坏现状的种种行为已使欧洲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甚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威胁。这个问题是欧洲安全的基本问题。我们认为它比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更应当在安全理事会进行讨论。

24. 美国想使安理会不去注意侵略性北约组织联盟的存在对欧洲所造成的实际危险,这完全可以理解。在这里注意这一点是适时的:美国,尽管远离欧洲数千英里,如同它离越南数千英里一样,扮演着世界宪兵的角色。他们为这个角色创造了便于使用的字眼——象他们厚颜无耻地说的——叫做“全球战的美国”,或者叫做“世界范围的义务承担”。

25. 很明显,美国在欧洲保持军事基地和派遣核轰炸机在许多欧洲国家上空飞行的目的,并非为了我们大陆各国的利益。它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持紧张局势,恃势凌人。

26. 在这方面,美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目的在于改变欧洲现状。西德复仇主义政策就是以这种合伙为基础的。正是这个,使他们不承认今天的现实,即两个德国的存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能够为改变现存国家疆界和为拥有核武器开展运动,原因正在于此。

27. 这些集团竭力掩盖它们对捷克斯洛伐克最近事态发展的真正意图,以使进步力量放松警惕。它们为那个国家的反革命势力加紧活动而禁不住高兴,并给他们出谋划策。它们通过它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阴险同盟者所要强调的主要之点是什么呢?一、捷克斯洛伐克不仅要摆脱前领导所犯的错误,而且要摆脱社会主义;二、捷克斯洛伐克应退出华沙条约;三、共产党据说已证明不能领导那个国家,因此应该靠边站而让位给其他政党。

28. 正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司法部长在一次会见明镜周刊、会见社会民主党人时说的:

“反革命势力接受了给他们的忠告。他们袭击了共产党、军队、保安部队和在其中工作的人们。他们攻击了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者防卫力量的华沙条约。因而存在一种必须制止的危险。”

29. 西方国家正在这里掀起一场关于征服、侵略、诈骗和傀儡的喧嚣。在这方面,美国所扮演的角色尤为可恶。正是那个由于进行武装入侵、军事干涉和公开侵略而使自己在全世界声名狼藉的国家,现在

却又扮演起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战士来了，这不是有点荒诞不经吗？当这样一个国家继续野蛮地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屠杀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使用最不人道的战争武器、凝固汽油弹、杀伤性武器甚至化学武器，在拉丁美洲使用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了四十次的武装侵略，毫不迟疑地镇压了危地马拉的进步力量，对古巴进行了赤裸裸的入侵，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权利谈论国际政策的正当实施和国际法原则这些问题呢？美国老是想装清白，但后来我们发现，美国通过它的各种机构——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在各国扮演的角色，怎么也不能叫做帮助巩固有关各国的独立。

30. 只需要注意这方面最近的一个事例就够了。这就是玻利维亚前内政部长的自白。他本人就曾经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正是美国，公开或暗中支持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顽固的殖民主义者、葡萄牙的萨拉查和罗得西亚的非法的伊恩·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

31. 可是，除此之外，他们还制造危机，象由他们的普韦布洛号间谍船所引起的危机，以及甚至更为严重的、直接影响我们大陆的那些危机。他们支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复仇主义集团，这就违犯了波茨坦协定。他们纵容那些新纳粹分子，那些巴本们，那些苏台德区德国人的活动。这些人想重新占领现在已是社会主义主权国家的一部分的领土。

32. 美国代表在他昨天的讲话中提到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让我提醒鲍尔大使切莫忘记那次反革命事件中西方政府扮演的角色。我引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匈牙利政府的反革命阴谋的匈牙利白皮书。

“国内外反动势力，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非常精心地策划了这一反革命。这些策划，自一九五一年通过臭名昭著的共同安全法案以来，从未间断。该安全法案拨了一亿美元充间谍经费。一九五六年当经费由一亿美元增至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时，这些策划就更进一步加紧进行。

“在一九五六年反革命事件的策划、组织和指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自由欧洲电台，是用美国经费建立和维持的。还有那臭名远扬的汽球运动

和各种各样反革命流亡分子组织，都是用这些经费去组织、援助和支持的。……

“一九五六年夏天，霍尔蒂分子，前匈牙利总理米克洛斯·卡莱在南美洲进行了一次旅行。他对大部分是在那里寻求庇护以逃避因战争罪行受审的法西斯乌合之众宣称：

‘匈牙利的解放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很可能我们已处于解放的起点。匈牙利人再次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快到了。我相信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家。’”

这是一九五六年夏天说的。文件继续说：

“自然，反革命是不能仅靠宣传来策划的。它需要广布分散的组织活动和军事准备。其中包括极周密的情报工作，甚至包括组织武装部队。幻想破灭了流亡分子和反革命事件前后捕获的间谍、变节分子的供词，以及从他们那里缴获的文件，都将干过的一切策划勾当暴露无遗。

“那些流亡分子组织与帝国主义情报机构保持了密切联系。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九日被匈牙利保安当局逮捕的间谍山多尔·维辛耶供称：

‘美国控制的西德盖伦情报组织的匈牙利科……在准备一九五六年十月事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甚至在事件发生前的那一段时期，所有受匈牙利科雇用的人员都经常访问设在西德和奥地利的匈牙利难民营以及其他在慈善团体的伪装下进行活动的机构。他们在匈牙利难民中开展了一个宣传和煽动运动，号召他们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政权。同时，他们在这些人中招募特务。这些特务经过短期训练后被派往匈牙利去煽动人民起来反对匈牙利人民民主政权。’

“在其他匈牙利流亡分子组织中也可以觉察出同样活动。……柏林日报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那一天刊登了关于西德策划情况的非常重要的报道。这里是那篇文章的一段摘录：

‘十月二十日后，来自累根斯堡-斯图加特和西德其他城镇的武装的匈牙利人小组出现在慕尼黑和慕尼黑周围的集市上。在和慕尼黑居民谈话中，这些霍尔蒂分子承认他们正准备作为“国家的主人”返回匈牙利。’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了前美国驻布达佩斯公使克里斯琴·雷文德尔的一段很值得注意的讲话。雷文德尔先生在谈到暴乱时说，唯独发动的时间引起了一些诧异。西方观察家原已料定要发生一场反苏暴乱，但它比预期提早了。他们原先预料在年底左右会发生这类的事情。

“这本白皮书里 所列举的文件表明，西方帝国主义分子并非‘等待’这次反革命事件；他们确实为它提供了经费，进行了组织和煽动。因此，前美国驻布达佩斯公使的谈话的真正意思是：原来，这次反革命事件是计划在一九五六年年底爆发的，但是局势使得有可能更提前一些发动。

“无论从军事的还是从政治的观点来看，自由欧洲电台事实上担任了指挥这次反革命事件的任务。十月二十二日，这次反革命事件爆发的前夕，这个电台将它的匈牙利语广播时间几乎增加了一倍，即增加到一天二十个小时。从那以后，该电台每天逐个小时广播政治的和军事的指示。武装反革命匪帮严格执行了这些军事指令。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的新闻周刊中有一篇文章载有：‘正如一个匈牙利叛乱分子所说：匈牙利的暴动完全是由匈牙利人搞起来的；然而，是他们同西方联系的无线电纽带告诉他们走什么道路，希望什么和要求什么。’”

33. 匈牙利白皮书继续说：

“反革命头头们好几次面临这个问题：使反革命匪帮保持武装和准备作战。自由欧洲电台在这方面发布了无数次的指示。例如十月二十八日广播：

‘刚刚由布达佩斯国防部发布的通告说：

布达佩斯各个抵抗中心，已开始根据商定的条件，将他们的武器交给前来与苏军换防的匈牙利部队。公报的这一部分是捏造的、不真实的。布达佩斯的抵抗运动竟会在已被击溃的红军面前放下武器，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消息不大可能是真实的，还因为虽然争取自由的战斗已经取得一次军事上的胜利，但是距离达到它的政治目标还很远……如果交出武器，即等于专制的继续和民族灾难的延长。’”

34. 关于来自国外的对反革命的支持的程度，驻守波诺阿帕蒂哨所的边防军士兵卡罗利·布伦切萨克在作证中谈到那些入境的队伍：

“一支约一百三十人的武装队伍于十月二十九日越过边界。他们说他们是前些时候逃往西方而现在要去布达佩斯攻打苏联部队的匈牙利人。他们告诉在边界值勤的两个哨兵最迟要在下午十时交出哨所的武器，否则他们就要向哨所进攻。那支队伍装备有手枪和手提机枪。”……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不得不向英国驻布达佩斯公使馆发出一份照会，要求考利陆军上校离开我国。照会中一部分这么说：

‘英国驻布达佩斯公使馆武官詹姆斯·恩·考利陆军上校，于一九五六年最后几个月发生事件期间，与反革命武装力量的好几个头头和一些参加反革命活动的人保持积极的、直接的接触。在他的活动过程中，有一项是在军事和军事政治方面提供意见，以支持那些旨在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家制度的行动的组织者，支持破坏匈牙利人民利益的反动势力。反革命被镇压下去后，考利陆军上校给上述联系人提供意见，要他们将武器和装备隐藏起来。……’”

35. 我想，引这些东西已经够了，虽然我还可以引许多。但最后，关于一个问题，让我作点补充：就在那个时候——十一月二日——美国政府，为了帮助匈牙利人民，慷慨地保证给匈牙利二千万美元以克服有可能发生的经济困难。可是匈牙利人民从来没有

得到这笔钱，因为美国政府并不愿意帮助我国人民。他们只是对豢养反革命势力有兴趣。

36. 关于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请允许我说几句话。巩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这个问题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不相干。这首先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事。这个决议草案的提出只会有利于那些想从这个局面中捞取政治资本的人。还能指望侵略性的北约组织成员国有别的目的吗？在我们看来，这个决议草案毋宁是纯粹的宣传表演，主要是做给国内人民看的。它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和平及安全的事业肯定没有好处。

37. 主席：现在请波兰代表发言。

38. 卡斯普尔齐克先生（波兰）：首先，我想向你，主席先生，以及向安理会的各位代表表示感谢，感谢诸位让我能够就审议中的事情陈述我国的看法。时至现在，应该很清楚，由北约组织国家集团发起的在安理会的这场讨论，原是其中一些国家想要重新挑起邪恶的冷战情绪的一种动机所引起的。它们在越南、中东、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等地因推行可耻的政策而感到世界舆论的压力，它们就抓住这个机会将全世界的注意力从造成紧张的真正根源引开。这些国家的代表，使用冷战词汇、陈词滥调、早已被戳穿了的神话和毫无根据的指控，发动了一场诽谤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运动。

39. 我们不会让自己卷入互扣帽子和无谓的高谈阔论。我国政府的和平政策一贯是、现在依然是旨在缓和紧张和消除可能导致新战争的一触即发的局势。波兰在裁军方面的各项和平倡议，它参加朝鲜和越南的国际委员会，还有它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友好合作的政策，都是人所熟知的，我在这崇高的讲坛面前不必加以详述。

40. 可是，当欧洲我们那部分地区的目前现状的维持受到威胁时，显然我们不能再消极对待了；因为这一威胁直接危及的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也就是直接危及世界和平。我们确信，对于同我们有传统友谊联系的、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危害，确实

构成对全体社会主义国家集体安全的威胁。所以华沙条约成员国不能置之不理。

41. 我们这些国家应许多爱国者——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党和国家机构的领导人——的呼吁而采取的行动，不是别的，而是对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帮助与支援。这种行动产生于社会主义各国相互承担的义务，它不是用以反对兄弟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其他国家也不构成危险。恰恰相反，这种行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消除对那个地区的安全的威胁，同时旨在巩固世界和平。

42. 华沙条约成员国采取的行动，旨在消除该地区的危险局势和防止古老的、不合时宜的右翼旧势力与西德复仇主义势力在社会主义各国中打破缺口，这种行动所以遭到北约组织集团各国最凶恶的反对，并非纯属偶然。因为正是北约组织各国，意识到削弱华沙条约的这个特殊机会；正是它们的代表在这个讲坛上力图诋毁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行动。某些代表，特别是美国代表，在这里所表现的对社会主义各国的仇恨，不利于改善东西方之间的关系，这对每个人都应该是清楚的。这将毒化国际关系的气氛，并损害联合国的工作。

43. 鲍尔大使说，“希特勒的压迫，尽管是残暴的，但仅延续了比较短暂的七年时间。”〔第一四四一次会议，第148段。〕在他是信口开河的话，但对于这种野蛮行为的受害者，却有严重得多的意义。我们国家，由于德国法西斯的屠杀，丧失了六百万居民；百分之三十八的国家财富遭到破坏。世界上发生了对和平的威胁，特别是发生在我们那个地理区域，那里的德国复仇主义者已经走上可能再次给人类带来全面灾难的道路，我国民族对此特别敏感，就是这个缘故。

44. 波兰人民共和国因此决心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保卫所有华沙条约国家的、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并防止这个国家从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中分裂出去。

45.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保加利亚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46.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主席先生，

首先，我想表示我宁愿在明天而不是在今天发言，如果可能的话。我有某些理由提出此请求。我还需要一些时间来作准备。

47. **主席：**我对于保加利亚代表提出的问题的答复只是，主席不能为安理会作任何承诺。我是受安理会约束的。要由安理会来决定今天是否要进行表决。事实上，我不能预料安理会在这个程序问题上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所以我的反应是，这个问题怎样办要靠保加利亚代表自己的判断。他可以继续发言，如果他愿意的话。

48. 现在请苏联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49.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对你的反应我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我们不能考虑保加利亚代表的请求，让他明天有机会发言，如果他有正当理由要这样做的话？为什么让英美集团提出的、为它们一些同伙支持的倡议得到承认，任意将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从五时推迟到九时这么晚的时间？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同时考虑阿尔及利亚代表在今天早晨的会议上表示的、完全合乎逻辑的、有道理的愿望呢？

50. 我本人也曾向你提出请求，表示我宁愿明天发言，而且我有非常正当的理由和根据这样做。为什么这个要求不予考虑？为什么其他人的愿望和理由就得到考虑，而那些我曾提到的代表的愿望就被置之不理，甚至不予考虑呢？这在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中是一种非常不足取的，我可以这样说，是非常奇怪的做法。为什么要这么急呢？正如有一句俄罗斯谚语说的，急急忙忙只在一种情况下有用；但在目前情况下，急急忙忙是没有意思的。准许那些宁愿明天才发言的人的要求，这是合理的和合乎逻辑的。其实这没有什么关系，特别是考虑到现在已经很晚了。在未来的十个或十一个小时内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讨论可以继续，特别是因为我打算明天继续讨论。如果在你的名单上没有发言人的话，那么，将会议延期到明天，到那时再继续讨论，是完全合理的。特别是因为在今天早晨的会议上发言的代表，尤其是美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对社会主义各国，如同往常一样，说了那么多

捏造的、诽谤的、怀有敌意的东西。既然如此，这就需要作一个适当地详细的回答。而这是要花时间的。

51. 根据所有这些考虑，我建议考虑保加利亚代表的请求并给予允诺。这是合乎道理的，而且，我可以说是礼貌的，也是符合安全理事会工作的公认的惯例的。

52. **主席：**在回答苏联代表提出的这一点上，我谨明确声明，对于任何暗示说主席不公平对待某一代表团或某一批代表团，我都感到愤慨。

53. 既然提出了安全理事会会议由五时延迟到九时、后来又延迟到十时这件事，那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我谨明确声明，有相当数量的代表团——多数代表团，十个代表团——向我表示了他们请求在九时开会。而我与其他五个代表团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磋商。

54. 主席仅仅是安理会会议的主持者，应该服从安全理事会的意愿。这就是我能够接受的唯一的压力——安理会多数的压力——，因为它是安理会的决定，而我仅仅是会议的主持者。由于这个，由于这些正式请求和通常的非正式磋商，经过适当的磋商后，会议就延迟到九时。

55. 按照现在的情况，我完全受安理会的约束。如果安理会感到要休会到明天，或者，苏联代表愿意提出这样一项特别动议的话，我将乐于加以考虑。而且，我当然不反对保加利亚代表明天发言。我只是说，作为主席，我不能作出承诺，因为我不能肯定明天有会。这完全要由安理会来决定。我只不过是安理会会议的主持者而已。

56.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不接受你对我的话所提出的异议。我完全有理由说会议从五时推延到九时，主要是由于美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团的坚持。而且，由于得到了签署给你主席的那封信的那些人的支持，那封信请求在安全理事会讨论这个问题——这个讨论是完全不合法的，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与安全理事会毫无关系；由于得到那些与英美代表联合提出决议草案的那些人的支持，当然，就得到了多数。我们认得这个多数，从联合国组织和安全理事会建立以来，我们就认得它

了。然而，你和许多在这里发过言的人都是民主的战士。为什么民主的原则不适用于这个情况呢？既然有人为了他们自己的某些个人理由要求将会议推迟几个小时，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根据完全一样的原则和同样的理由，对那些在目前具体情况下恰好是少数的代表，表示照顾和礼貌呢？但是，既然对保加利亚代表的请求没有异议；而且，看来对我的推理——即根据民主原则，既然某些人的愿望得到了考虑，那么另一些人的请求也应该根据同样的原则得到考虑——也没有异议；那么，也许我们可以不拘泥于形式，不用特别提出建议，不用特别表决，而只是根据通常所谓共同意见就行了。既然没有异议，安理会会议可以就此结束。

57. 主席：我可以向苏联代表保证，在应用民主原则的问题上我随时可以将就他。因为苏联代表已明确表示他宁愿休会，明天继续开会，这样保加利亚代表就有机会在安理会上发言，我认为，主席应将这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苏联代表没有提出任何正式动议，但我认为，我还是需要听听安全理事会代表的意见。当然，如无异议，我将乐于答应他的要求。我只想将这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征求代表的意见。

58. 鲍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苏联代表做了一件大大有损于我们全体的事，因为他总以为我们那么不懂事，以为我们傻到不能理解今晚实际发生的事。

59. 我们目睹的是苏联代表、匈牙利代表、保加利亚代表方面在安理会历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力图耽误和阻挠安理会的议事进程的无耻的、卑劣的、不顾一切的行径。

60. 我相信，刚才发言的塞内加尔代表已经表明了安理会普遍的态度：我们应该立刻在今晚表决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但是，让我叫保加利亚代表和苏联代表放心，如果他们对此有什么深切忧虑的话，明天他们还会有充分机会发言，因为就是在安理会今晚通过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之后，我们对他们还不会就此罢休的。

61. 一位勇敢、正直、诚实的人今晚来到这里，用清晰、直率和不容误解的措辞，向安理会阐明了他

的政府、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政府的立场，这使我们大家都很受鼓舞，很受感动。另一位勇敢、正直和诚实的人，一位有名的、为本安理会成员所尊敬的人，正在来纽约途中，明天将向安理会讲话。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很受鼓舞的。我知道会给他机会发言。他明天出席本会的时候，我们大家将为能欢迎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伊里·哈耶克而感到荣幸。

62. 然而，今晚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将怎样欢迎他，应该怎样欢迎他，是告诉他我们卷入了无谓辩论以致毫无结果，还是告诉他我们今晚已经斩钉截铁地、有效地采取行动？

63. 有时人们建立的机构，就象人们自己一样，不仅面临危机，而且面临挑战，这时候全世界就要衡量一番，对这些机构的功用作出判断。在安全理事会历史上，今晚是这样的一晚：整个世界都对这个我们已经发展和培育了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的机构正作出严正的评价，看它是否能毅然面对这一重大的、悲剧的、危险的事件，这个事件撕碎了世界信心并使进入更巩固的和平受到了残暴的遏制。

64. 在当今这样的时代，人类建立的机构，因为是人类的创造，是会经不起考验的，不仅会在贪赃面前可以经不起考验而沦于腐化，而且会由于对自身缺乏信心和对自已的高尚目的产生鄙薄与怀疑而经不起考验，以致动摇失败。因此，我们在这一天里听到了那些想要我们延误、畏缩不前、等待事态发展的人的主意——我们刚才还在听着——，那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我可以说，这些主意出自两个在本机构派有代表的、应对我们目前审议的可悲行为负责的、犯有罪行的政府。

65. 但今晚，我很高兴说——而且我是带着感情和自信说的——安理会不是那么容易受诱骗和引上邪路的。因为，在这里派有代表的大多数国家都认识到，我们刚刚听到的不是妥善的主意而是捣鬼的主意，不是出于好意而是怀有罪恶目的的主意。我们听见这样的说法：事态正在发展，局势可能起变化。但是，起什么样的变化呢？今晚我们知道，苏联正在设法用强力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一个新政府，以代替它力图消灭的那个政府。它将达到目的，至少在空文上，至少

在表面上，这是没有多少好怀疑的；因为它已将合法政府的主要成员投入监牢，至少加以软禁。在任何社会，只要你肯花时间找，总会找到不止一个而是一小撮犹太，一小撮卖国贼，一小撮为了个人私利甚至是一时的利益而甘心出卖国家的懦夫贱骨头。

66.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值得引以自豪的是，苏联发现要那样做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昨晚，苏联代表向我们宣读了一份冗长的、浅薄的、幼稚的宣言。显然这文件是在莫斯科炮制的。但是苏联没办法给它签上名字，根本没有名字，因为苏联寻找卖国贼的努力还没有产生结果。这个文件，还得找人充当作者。然而，预兆是够清楚的了。

67. 匈牙利代表暗示将有局势变化的消息，这暗示是今天早些时候他给我们的。把这暗示与来自布拉格电台的报道联系起来就很清楚：一个由卖身投靠的政客、由肮脏的二等人物组成的冒牌政府好容易终于拼凑起来了。

68. 所有这些与我们这里的会议进程有什么关联呢？又怎样影响我们继续进行工作的速度呢？我想，答案已经由本议席上的两个国家的代表在他们自我暴露的讲话中清楚地揭示了。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参与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蹂躏。十分明显，它们希望的就是本机构延缓行动，就是阻挠它的行动，直到一个新拼凑起来的政府能够向安理会发出信件或派出一个代表请求安理会不要审议我们当前这个问题。

69. 多么卑劣的表演！然而，对于今晚在座的我们大家来说，它带有一个启示。我们都知道，安理会将能胜任它的职责，它永远不允许它自己中这种诡计，这种诡计只会延误和搞乱会议进程。我们都认识到继续进行工作的特别紧迫性。

70. 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残暴袭击是前天晚上发生的，而负有捍卫世界安全、捍卫世界和平的特殊重托的安全理事会还没有发表意见。苏联代表极力利用冗长的、离题的、罗唆的、强词夺理的、颠三倒四的演讲，务求延误和妨碍我们的议事进程。我可以肯定，今晚我们还会听到比我们已经听到的更多得多的同一类货色。事实上，如果今天晚上苏联代表向我们宣读莫斯科电话簿的摘抄，我也丝毫不会觉得奇怪。很可

能，如果他念的摘抄够多的话，还会念出一些收罗在捷克新政府里的人的名字。

71. 我们已经讨论够了。任何丑事都很少象苏联及其傀儡肆意侵犯国际行为的一切正当准则这件丑事，被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任何辩护都很少比苏联代表所作的那个窘迫的辩护更空洞，更气急败坏，更枉费心机，更为含血喷人的了。

72. 它实际上告诉我们：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是苏联的俯首贴耳的殖民地，它有无可争辩的权利对这些殖民地的内政进行肆无忌惮的操纵、指挥和干涉。它告诉我们：如果安全理事会或其任何成员，或者任何深切关心保卫人权、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各项原则的国家或民族，竟试图以任何方式阻止或妨碍苏联将其自私的意愿强加于这些殖民地的话，那么，那个机构或那些使团或那些民族就要落到自食其果。用苏联代表那种无比优雅和斯文的措辞告诉我们的是：如果这个机构，让我引用他的话，“将它的鼻子伸进苏联东欧殖民帝国的事务中来，就会丢掉它的鼻子”。¹ 这些是刺耳的、不祥的、粗暴的、下流的话；是令人回想起人类社会漫长历史中早期的、更原始的篇章的话；是带有恐吓的、我知道在安理会会议进程中我们大家听到了都感到愤慨的话。

73. 我知道几乎所有集合在本议席的各国政府代表都赞同我国政府的深切愿望，这就是：联合国应该，而且应该就在今晚，用明确的、不容误解的语言表明它绝对不能容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人民在几个倚势凌人的邻国手下过去和现在都遭到的残酷虐待；安理会应用毫不含糊的语言向苏联表明它认为苏联的殖民主义的妄想是可恶的。我不用“帝国主义的”这个字眼，因为这个字眼的通货价值已经给苏联代表弄成要打折扣了。

74. 此刻我们该停止谈论了。我们应该表决。我们应该表态。我们应该对人类“说出真心话”。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已对此进行了讨论。证据已经以明确的、不容误解的语言摆在我们面前。今晚我们听到的东西，我认为应该使那些还有羞耻之心的人感到羞耻，应该使那些犯下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暴行的人感到羞耻。

¹引语根据口译。

75. 我们已经听取了捷克斯洛伐克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证词；我们已经听了他说的话；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必须面对现实、而且必须面对我们的良心、必须面对我们的职责的时候了。我提议对提交本机构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会怎么样，我是有信心的。

76. 主席：请苏联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77.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觉得美国代表那样沉不住气，那样恼火，用那样的腔调发言，发出一阵阵老一套的反苏反社会主义叫嚣，这本身就说明问题。鲍尔先生的神经绷不住了。从这一点看，显然美帝国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上头押的赌注已经输了。就是这个缘故，就是这种情况，激得鲍尔先生发狂；这种精神状态，他也无法掩饰。他在这里，在安全理事会上发言，那种腔调，那种架势，就象在银行董事会议上对下属讲话一样。鲍尔先生，这里不是你的办公室。因此，那样的腔调，在这里是吃不开的。如今该按你的新身分，改掉你那种独断专行、发号施令的习惯了。我是在给你有益的劝告。

78. 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是谁不喜欢让安理会在这样晚的时刻平心静气地把会议推迟到明天上午这个主意。是美国代表。他不习惯于考虑别人的意见、愿望和正当合法的要求。他习惯于指挥、命令。他的发言，末了下了一道命令：“把我提出的草案付表决吧，别说了。”可是，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只有在银行董事会和理事会上才能这样提问题，在安全理事会是不可行的。谁要发表意见，你都无权禁止。人家的要求和合理的愿望，你也无权置之不理。你就一个尤其无可争论的程序问题发言，却大放厥词，含沙射影，臭不堪闻；而你这个发言是事先准备好的。你把积累下来的一切，实质上全都抛了出来。我再一次强调：你是迫不及待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口头上你在这里也曾时常谈到民主自由。你甚至还曾经以社会主义捍卫者的姿态讲话。当然，后来面对具体事实，你又缩了回去，承认你并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捍卫者。本来嘛，谁也没有指望你是。

79. 你在这里赞扬了一些共产党人。啊，是的，受帝国主义者赞扬，这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是可悲

的遭遇。这样一个共产党人是无可羡慕的。这使我们想起，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有一次，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为工人阶级事业、为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思想而斗争的一位杰出的战士，后来成了德国国会议员——发表了一句名言：“倍倍尔，你这个老糊涂，要是资产阶级赞扬你，那就意味着你干了蠢事。”这句历史上的名言，换一种表达方式，可以直率地说：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真正的爱国者，要是帝国主义者赞扬你，那就意味着你干了蠢事；凭这一点你就可以判断。你的赞扬，实质是虚伪的、阴险的，有特定的企图，想要麻痹共产党人，使他们放松政治警惕性，于是你就能抓住他们的咽喉，掐死他们。这就是帝国主义的企图，这是人所熟知的。

80. 你向安全理事会揭开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秘密，鲍尔先生。你宣告了你指望明天有人来，某一位客人。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你是接到了报告呢，还是自己在组织安排这位客人来这里呢？你甚至还预先决定了他要在安全理事会上发言。他是谁？是谁的代表？他要代表谁？这你已经先行决定了。这个消息、这个公告真有意思。毫无疑问，要把这个考虑进去。你事先什么都知道。

81. 你谈到某些政府犯了罪；可是，犯下许多侵略、干涉、占领、暴力行为，罪大恶极的是谁？看看你们自己的报纸刊登的、在选举运动过程中提到越南问题时讲的那些话，你就会找到答案。全世界都知道，造成国际局势恶化、紧张、屠杀、害死千百万无辜的人民——儿童、妇女和老人，使他们无处栖身、无粮充饥、无法谋生，破坏了他们的家园，这一切是谁的罪过。可耻的是这个，有罪的是这个。你在这里千方百计要把坏人的罪过推到好人身上，都是徒劳的。

82. 尽管是个纯粹属于程序的问题，尽管保加利亚代表要求让他明天有机会发言完全于人无损，你谈到这个，也差点要用拳头捶桌子，勒令加以拒绝。为什么？根据什么理由？谈到这个绝对于人无损的问题，你提了那些“犹太”。可是，鲍尔先生，全世界都深知你们的特务机关在挑选、训练和造就“犹太”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重温一句

俄罗斯谚语是合适的。这句谚语说：“人家的母牛尽管叫，你的可别吭声。”²

83. 只不过前几天，*纽约时报*的版面就大篇刊登了玻利维亚一个这样的“犹大”的自供。这个人当过“犹大”，长期为你们的特务机关效劳。可是后来，似乎良心上的痛苦使他进行了反省，于是他揭露了一切：他怎样当过“犹大”；他是怎样变成“犹大”的；你们那些“犹大”组织者和造就者是怎样指使他，训练他，教他怎样出卖本国人民的利益的。所以，你在讲话中最好别去碰这样一个碰不得的问题。

84. 然而，趁着现在我们正谈到谁露出破绽这个问题；那么，你今天的讲话，那样的腔调，那样的勒索，那样的沉不住气，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事实上，正是在你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企图上头露出破绽。反动势力侈谈民主自由，以此为幌子，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搞反革命政变，是在你们这个国家的指挥和同情、积极鼓吹和煽动下，按照你们的指示进行的。你们通过无线电广播和各种宣传机构发出指示，教他们怎样进行。你力求在安全理事会上讨论这个问题，耍的一整套手法，是粗线疏针的缝合，使人一眼看穿，把你暴露无遗。而你今天那样迫不及待，本身就说明问题。

85. 你不用“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者”这两个字眼，那是自然的。这些字眼你听起来刺耳，可是，想不听也不行。

86. 主席先生，对前一位发言人所有那些含沙射影的话、那些谎言，我迫不得已作出了反应，虽然我承认，他说的一切与安全理事会当前进行的工作毫无关系。我们是在平心静气地讨论一位参与讨论的人所提出的正当合理的要求。他要求能好意地让他明天有机会发言。难道这真有什么出奇吗？为什么会使得美国代表怒不可遏，竟然高声命令我们“表决吧，别说了”呢？让我们考虑一下正在产生的局势吧。这样，我们也许还是会答应保加利亚代表的要求，那怕美国代表多么急躁。

87. 主席：请保加利亚代表发言。

²“住玻璃房子的人别扔石头。”

88.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既然我在这里连少数都不代表，只是单独一个，而又已经被允许参加辩论，我想问你，主席先生，是否批准我明天发言。我听到美国代表说他不同意这个要求。可是，我并不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大权是由他独揽的。因此，我再一次请你，主席先生，可能的话，征求安理会的意见，请问我是否可以明天发言。

89. 主席：答复保加利亚代表的问题，我想说：如果安理会决定明天开会，如果保加利亚代表在明天发言的名单上登记，我当然会很高兴让他明天发言。为了把情况说个一清二楚，我想指出：会议事务如何处理，将来如何进行，这要安理会决定。因此，在这个限度内我答应让保加利亚代表明天发言，如果安理会决定明天开会的话。

90. 现在请美国代表行使答辩权。

91. 鲍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想非常简短地行使我的答辩权。

92. 显然，苏联代表没有留心听今晚早些时候捷克斯洛伐克代理常驻代表的发言；否则他丝毫不会闹不清楚我是从哪里得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正在前来纽约出席本届安全理事会。我报的信，全是我今晚听到的。我很可以理解苏联代表为什么没有留心听那位代理常驻代表的发言。这是因为那位代理常驻代表说出了真相。这个真相，对于苏联代表来说，显然不是滋味，实在很不好受的。

93. 我还想纠正一点错误的理解，或者说一个错误的讲法。今天晚上，当保加利亚代表要求有机会明天发言的时候，我为了使他放心，表示我确信明天在安全理事会上我们还有事情要办，还要审议同这整个可悲事件有关的其他问题。可是，我要苏联代表明白，我没有象他说的用拳头捶什么，我没有做过，就连用鞋子敲也没有——如果我可以提及已经不在的人的话。

94. 刚才在苏联代表的讲话中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对一个资本家的恭维要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我只能对他说，我认为他误解了我对他的看法。我今天晚上十分愿意赠他一句非常热情的恭维话：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一个无法辩护的、掩

饰拙劣的事件申述得这样卖力，如果算不得有力的话。

95. 我感到有点诧异的，我可以说是苏联代表这样子侮辱了两个国家元首，而且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一个是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主席，他是一个参加华沙条约的苏联盟国的元首；另一个是铁托总统，他当然不是共产主义的新信徒。然而，苏联代表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同帝国主义者——用他这个万能的词来说——抱有类似看法的共产党人都是糊涂虫，应该羞愧得没脸见人。十分明显，如果苏联代表最近几天一直在看报的话，这两个国家元首发表的看法，同本议席上各资本主义大国代表所发表的看法非常相似；他们两位对苏联及其傀儡国蹂躏捷克斯洛伐克的行为，都感到遗憾，加以谴责。

96.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想，向安理会报告这一点也许会有点帮助：快到明天了。为了更有帮助，我还想说，本人是非常期望倾听保加利亚大使发言的；而且我相信我们都会同意他早些时候在明天发言。我可以肯定，等他准备好了，我们将愿意给他一切方便，让他发言。

97. 我还想进一步说，我认为什么是安理会代表的普遍愿望；所有代表都有同等权利发表意见。我认为，安理会大多数代表目前的而且是几小时以来一直抱着的愿望，是进行表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决议，不再拖延。

98. 因此，我十分希望我们不需要再花时间彼此交换意见，而立即进行表决这个决议草案，并且一致同意明天继续讨论这件事情——这个继续存在的危险、继续存在的问题。明天我们将有机会听保加利亚代表在他认为方便时发言。

99. **主席**：请要求行使答辩权的匈牙利代表发言。

100. **塔尔多什先生**（匈牙利）：美国代表今天晚上好几次提到“无耻”这个字眼；然而我不得不说他做到了无耻地歪曲我今天早上的讲话。今天早上，我作了两次简短的发言，在安理会今天早上的会议逐字记录上可以看到。在那两次讲话中，我都没有说过，也没有暗示过他提到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变化以及新政府的成立等等。

101. **主席**：我将按照自己的认识，说明程序方面的情况。苏联代表已提议休会，明天继续讨论。据我了解，美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对此提出了异议。我很想知道安理会的代表中是否有人想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102.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国代表即使在他的答辩中，也暴露了自己，暴露了他的手法和他的思想方法。刚才我曾特地谈到他在今天第一次发言中用的“犹大”这个字眼。在他的第二次发言中，他用了那个他如此熟悉的字眼——傀儡国。说到制造傀儡国嘛，美国是个能手，这方面的本事并不亚于造就和训练出卖自己民族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出卖自己的信仰、投靠美帝国主义并为它效劳的“犹大”。他心里说着、嘴里挂着这种字眼，正是这个缘故。而且，在完全不恰当的场合使用这样的字眼，他也不以为有失体面，不以为耻。可是，作为垄断资本的代表，他是无法设想在大国和小国之间，除了通过“犹大”和傀儡国进行勾连以外，还能有别的什么关系。

103. 至于前些时候发生的、我曾经称为不过分的而且于人无损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是否可以答应保加利亚代表的请求，让他好好休息一夜之后早上有机会发言这个问题，我开始得到这样的印象：在他之后发言的美国代表和英国代表，都不反对他在明天早上发言。

104. 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代表那么急于表决？为什么一定要表决以后才让保加利亚代表发言？根据什么理由呢？这是完全不合逻辑、不可理解、不知居心何在的做法。他已经向安全理事会和安理会主席提出，请求允许他参加讨论这个被英美方面扯到安全理事会这里来的问题。作为联合国组织一个会员国的代表，按照安全理事会的议事规则和我们这个尊贵的组织的宪章，他有权利在表决辩论过程中提出的提案之前就当前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这是安全理事会工作二十多年来的惯例。那么，美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为什么要打破这个惯例，剥夺一个应邀列席安全理事会的联合国会员国代表按照宪章和议事规则应该享有的权利，不让他就当前讨论的问题表明本国的观点和立场呢？由于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

的专横跋扈的行为，就可以剥夺他这个权利吗？根据什么理由呢？

105. 因此，照理应该准许他的请求，向他作出让步，给他机会在下次会议上发言，然后表决联合王国和美国的代表一心想着的那个提案。

106. 我想请你，主席先生，考虑一下全盘情况，考虑一下现在已经很晚，并且请你注意到保加利亚代表的请求，问一问联合王国和美国的代表，他们可否克制自己迫不及待地希望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一个联合国会员国正式代表的急切心情，而这位代表和他们自己一样，有同等权利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就当前在本议事席上讨论的问题表明其本国政府的意见和观点；当然，按照安全理事会的议事规则，无权参加表决。

107. 主席：我想把情况彻底讲清楚。在我的思想上——我希望在任何人的思想上，对保加利亚代表的权利没有任何怀疑，既然邀请了他参加这个议题的讨论。他有权发表本国政府的意见和看法。我愿意现在请他发言，如果他愿意的话。另一方面，我也愿意明天请他发言，如果明天开会，而且根据安理会今天决定的议事次序可以这样做的话。

108.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如果允许我，作为一个次等大国的次等代表——至少在我们一位同事的词典中是这样——介入两个头等大国之间的非常有趣的对话，我是否可以回顾一下我们昨天——也就是开始讨论的第一天——在午餐前体会的时候，我们都十分关心拖延时间这个问题。的确，安理会的诸位代表，就这个问题交换了意见，平心静气地、毫不冲动地交换了意见，明确地陈述了主张拖延和反对拖延的各种理由。反对拖延的理由，塞内加尔代表在今晚开始讨论时作了陈述；我觉得那比我本人所能陈述的要好。他和我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这就是：当一个小国的命运，由于大国干涉它的内政和发展而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安全理事会必须极其严肃地管起这件事，并且必须对问题进行充分的审议。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于是有一个决议草案摆在我们面前。目前还没有人根据第三十三条规则向安理会提出动议；可是，有好几位代表——我愿意把自己算在里头——要求表

决，要求对这个以八个代表团的名义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你曾经征求我们的意见，主席先生。我很高兴表明加拿大代表团的意见，这就是：我们不要再拖延，要尽早进行表决。发言权的问题，正如你说的，与本题无关。不管我们怎样处理这个决议草案，安理会还是有责任处理那个问题。那位代表，来自保加利亚的我们那位同事，我们向来很高兴同他一起工作，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很高兴听他发表意见。他已经得到允许，随他什么时候发言，反正是在今天。

109.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既然你搞错了，请了我发言，我就想办法利用这个机会了。

110. 加拿大代表谈到拖延。可是，主席先生，今天的拖延，该谁负责呢？不是我们，不是我，也不是别的什么人。是你的那位尊贵的同事，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还加上你，坚持要会议在九点钟而不是五点钟开始。那我们该怪谁拖延呢？如果你们这么急，无论如何要今天表决，那你们为什么错过了晚上好好的四个小时呢？你们的逻辑是不可理解的。你们的原则标准是什么？如果你们不是那么忙于拖延，我们现在都已经入睡了，工作早干完了，表决也完了，象你们要求的那样。所以嘛，请不要怪别人拖延，要怪你们自己。你们浪费了四个小时，现在又急于表决。可是，既然你们本来一直忙于拖延，九点钟以后又错过了四个小时，把事情拖到今天，那就要有点耐心，等到上午十点钟，你们神思清爽，心情有所改变，不是想拖延而是懂得道理的时候，听保加利亚代表发言。

111. 主席先生，通常我们对下一次会议怎么办，是连讨论都不讨论的，而是所谓在幕后取得协议，这已经成为公认的惯例。也许我们可以决定这样做：不继续讨论，而是在幕后达成协议，让保加利亚代表在上午，大约十小时以后有机会发言。肯定说，在这以前不会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

112. 主席：嗯，我想，要是我们在别的问题上不能取得同意的话，也许有一点我们是应该同意的，这就是不用“今天”或者“明天”这样的说法，因为这只会引起混乱。我想建议改用“这次会议”和“下次会议”，

因为我们现在处于八月二十三日凌晨的时刻。我想，我们当前在这一点上可以同意试行。

113. 波兰代表已要求发言。

114. 卡斯普尔齐克先生(波兰)：在行使我的答辩权时，主席先生，让我就美国代表的一些言论说几句。这些言论涉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其中有我自己的国家。尽管鲍尔先生在这里代表着一个大国，他没有权利去得罪任何会员国，用冷战语言管它叫“傀儡国”。我对此坚决抗议，而且要强调：在这个场合，要是用那样的形容词同他互扣帽子，就有失我们的尊严。

115. 主席：此刻，在我的名单上，没有人要发言。有两位代表曾经表示，他们想在表决之后在安理会上讲话。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苏联代表坚持建议安理会休会，在——比如说——十小时后复会。对此，好几个代表团提出了异议。主席完全受安理会的约束。我想听取一些意见，以便本人对安理会的意图有一个看法和判断。

116. 还有其他意见吗？如果我们对如何进行没有共同意见，主席就没有其他办法，只好用投票决定问题。

117.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根据我对联合王国和美国代表发言的理解，他们对保加利亚代表在下次上午会议上发言，原则上并无异议。我曾请你问一问，他们是否可以保加利亚这个不过分的、有道理的、合乎逻辑的要求作出让步，不坚持表决他们提出的提案。否则，在已经列入名单的保加利亚代表之后，其他代表可能要求发言，而他们这样要求是有根据的。那么，这个会议就要变成守夜。因此，较为明智的做法是提请联合王国和美国代表不要坚持立即快速表决，因为，显然，考虑到全盘情况，除非他们坚持，会议将再延长好几个小时而结果我们还是毫无进展。照道理说，处理这件事，应该讲求实际，不进行表决，不煽起激烈的情绪，而单纯根据常理和逻辑达成一项协议。

118. 主席：我再说一遍：保加利亚代表在安理会上讲话的权利是不成问题的，我愿意现在或者明天

让他发言，如果安理会这次会议决定的议事次序允许这样做的话。

119.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认为，几个小时以来，安理会多数代表的意图始终是要在这次会议上进行表决，这个情况是完全清楚的。

120. 我们当中许多人从一开始就感到这是刻不容缓的事。这个看法并未由于后来发生的一切而有所改变。我们，我相信，安理会的多数，坚决认为不能让人家转移方向或者阻止我们在安理会这次会议上宣告我们的结论。我没有理由认为这个看法有了改变。

121. 至于保加利亚大使的请求，他现在发言，我们愿意听；我们一直愿意听他发言；他将来发言，我们也愿意听。这由他来决定。但是，安理会的看法——我相信我知道多数人始终是这个看法——是不能让人家阻止或者耽误我们在安理会这次会议上作出结论。至于本人，我愿意呆在这里，直到作出这个结论为止。

122. 主席：还有没有其他代表要在安理会上讲话的？

123. 从联合王国代表刚才讲的话看来，显然他不同意苏联代表提出的建议。如果苏联代表想正式提出休会的提案，我将非常高兴把它交付安理会。

124. 情况既然如此，我想主席不得不把问题交付安理会决定。

125.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从这一切看来，十分明显，保加利亚代表的不过分的、有道理的、合乎逻辑的要求，是给英美方面的反对和异议这堵石墙挡住了。联合王国代表宣称，象人们说的，多数已经到手；他指望那个提案获得多数。我们还是不要坚持表决吧。让我们继续工作吧。甚至一直工作到早晨，我也愿意。我不坚持要连续传译。

126. 主席：正如我刚才对安理会说的，在我的名单上，再没有人要发言；有两个代表团则已经表示要在表决之后发言。

127. 苏联代表没有把他的建议——据我了解，对此是有异议的——作为正式提案提出来；但是如果

他坚持他的建议，我将把它付诸表决，提交安理会。否则，我认为，既然没有人要发言，按正常的程序，应该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128.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你的话是否应该理解为不打算让保加利亚代表发言？你知道吧，据我理解他的意思，他要求在表决前参加讨论，但是，他又要求让他推迟到明天才参加。到底怎么办，要他自己决定。可是，在目前情况下，象你刚才说的那一句话似乎取消了他在表决前发言的可能性。我只想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129. **主席**：我再说一遍：保加利亚代表有权在安理会上讲话，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什么怀疑，我希望谁也没有什么怀疑。我愿意立刻让他发言。我也告诉了他，我愿意明天让他发言，如果安理会这次会议决定的议事次序允许这样做的话。

130. 在我看来，情况是十分清楚的。苏联代表建议我们休会，明天复会，让保加利亚代表发言，然后进行表决。对这样的做法，已有异议。既然已有异议，我就不能代安理会作决定。然而，我愿意把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作决定，把保加利亚代表的请求也提交安全理事会作决定。

131. 请保加利亚代表发言。

132.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主席先生，你说没有人登记了要发言，你搞错了。我登记了，名单上依然有我，我认为就是这样。刚才我问你的只是我能否在明天的会议上发言，如果有会的话。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告诉你名单上依然有我。

133. **主席**：我的名单上有保加利亚代表的名字。我愿意立刻让他发言，如果他愿意的话。

134.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当前讨论的这个程序问题当然是可以一直继续到下一次会议的。关于保加利亚代表的请求，不管他是想在这一次会议、下一次会议还是哪一次会议上发言，你已经把情况摆清楚。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没有人根据已经援引过的第三十三条规则提出动议。既然没有根据第三十三条规则提出的动议，我动议：对八月二十二日文件[S/8761]中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135. **主席**：加拿大代表正式动议对已经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对此有无意见？

136.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认为加拿大代表这个行动是试图取消保加利亚代表发言的可能性。这是为什么？根据什么理由？保加利亚代表是安全理事会根据他的请求邀请来的。他报了名在表决前发言。可是，由于某种意外事件，结果名单上没有他。没有理由剥夺他的发言权；照道理应该给他个机会。

137. 我想请加拿大代表不要坚持他的提案，让保加利亚代表有机会发表意见。

138. **主席**：我可以请苏联代表放心，保加利亚代表的请求并没有给忘掉。我随时愿意请他发言，甚至现在；而且我已经好几次主动请他发言。

139.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我不明白，主席先生，也许我不懂议事规则，可是，我仍然认为自己是列入了发言人名单的。刚才我请问是否可以让我发言，照你的说法，在安全理事会下一次会议上发言，如果有会的话，而且是在表决前发言。如果你可以给我肯定，假使安全理事会明天有会，我就可以在表决之前发言——我想，你问过安全理事会这个问题，因为我请你问的——那么，我就明天发言。当然，我可要在表决之前发言。

140. 某些代表在这里玩弄名词概念，大谈其明天今天，以此回避作出某项决定，那是无谓的。我只不过请你们让我发言。名单上有我，我要在表决之前发言，因为我想就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141. **鲍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时间很晚了。我不能不说，代表我国政府，我可以表示一个肯定为席上诸位所赞同的态度。事关重要，眼看这个严肃的机构，给种种极其荒谬可笑的建议闹成个马戏团了。这些建议显然是存心阻挠这个机构对世界面临着一个危机表明它早就该表明的意见。这个危机，正在造成流血，正在破坏合法政府，正在威胁世界和平。要我们此刻在这种荒唐怪诞、毫无意义的程序问题上耗

费几个钟头——确实是整整几个钟头，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全体的公然侮辱。如果我们还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就都成了同谋犯——破坏联合国威信、破坏安全理事会的威信的同谋犯。

142. 在你面前摆着一个动议，主席先生，要我们立刻进行表决。如果你需要再来一个动议，我当然会提出来。但是，我觉得，继续这一场无非想阻挠我们履行职责的彻头彻尾的闹剧，有损于我们自己，有损于联合国，有损于世界和平安全事业。

143.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想请美国代表不要那么暴躁。在他今早的发言和后来那些应受到回击的反驳中，他讲了过多粗野的、下流的、诽谤的话。苏联代表如果对这些影射和捏造不予答辩，那就不对，也不可理解。

144. 在安全理事会讨论这件事情的过程中，露出了什么？那些热衷于使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恶化以符合他们自己如意算盘和事先精心策划的人，现在已经原形毕露。西方各国包括美国和联合王国的政府人士，一直到现在都一口咬定他们所谓绝对没有插手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以及决心不以任何方式干涉这些事件的发展。

145. 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展一开始，就可以察觉，那些国家对事件的态度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官方代表与政府机构和群众性的宣传报道机构两者间的任务分配。前者极力装作未曾参加煽动捷克斯洛伐克反社会主义分子，并尽量设法避免对这些事件作评论。后者，包括那些宣传机构，则承担了开展广泛的反共反苏运动，为此目的而搬用造谣、诽谤、歪曲事实等全部武器，突出宣传和解释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其所依据的非常具体的方针是便于帝国主义大国和这个国家的反革命代表人物。现在美国和联合王国政府的官方机构以及它们在安全理事会的代表们，已经卸下了他们的假面具，公开卷入了这个反共反苏的运动。

146. 关于这方面，我们不能忽视联合王国代表卡拉登勋爵宣称的所谓英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不曾发表任何声明、据说是保持了有效的中立。但是，过去和现在，事情果真如此吗？英国的主要报刊

曾被用来表明英国的观点，它们反映了那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意见。

147. 举几个例就够了。英国垄断资本集团的主要报刊，实际上亦即政府人士的半官方喉舌观察家报，今年八月十二日就劝告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同莫斯科断绝关系。这是英国统治集团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真实意图的一个反映。就在最近，那个声名狼藉的共产主义诽谤者，以反苏为“职业”的、英国卫报的维克托·佐尔扎，八月十四日曾满怀希望地宣称，“每一次共产主义改革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同时带来悄悄蔓延的资本主义。”这就道破了英国统治集团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所抱态度的用意与目的。在赞扬某些所谓改革者这个伪装之下，其真正意图是首先把捷克斯洛伐克从社会主义道路推开，转入悄悄蔓延的资本主义，然后进到纯粹的资本主义。

148. 从英国垄断资本的同样“可靠的”报刊，还可以引一些言论。八月十二日，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在批评杜布切克不敢解散捷克斯洛伐克的民兵时，这样劝告说：“这支民兵实际上是共产党核心分子的亲信卫队。这支从未公布数字的民兵的实力，共约十万人。”不难理解，这一家英国垄断资本的喉舌的老板们放不下心的是，捷克斯洛伐克有十万武装起来的工人守卫着社会主义成就。这个数字使这家报纸老板们感到吃惊。愿望与劝告都一齐很直率坦白地表达出来了。就是劝告解散民兵。

149. 这就是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所谓中立和不干预的实情。对另一种很能说明问题的现象，我们不能不引起注意。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曾致力于创立一系列挂起纯然无害招牌的所谓俱乐部。然而，其中竟成立了一个所谓“231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建立了自己广大的地区委员会网。突然，这个俱乐部的分部甚至在美国和加拿大出现了。这些俱乐部及其分部从政治犯、叛徒、卖国贼以及诸如此类的歹徒当中招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移民。这个俱乐部的各分部已开始积极为俱乐部筹募基金。最近红色权利报发表了一封写给捷克斯洛伐克南部231俱乐部的秘书斯拉姆的公开信。原信作者阿·契塞尔尼揭发这个秘书是个投机商兼卖国贼。据经过文件和斯拉姆本人自传有关片段所证实的这封信揭露，现在已搜得该

俱乐部地区组织秘书职位的斯拉姆原是一家私营大公司的老板。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他转充经营 管理人，曾因投机 倒把 判刑 若干次。后来他沦为美国秘密情报组织雇用的特务，用鲍尔先生的说法和根据他本人自供，成了向美国秘密情报组织提供秘密材料的犹太。231 俱乐部的成员弗拉蒂塞克·普尔，曾与奥地利的侨民杂志的编者，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情报组织行政总部的一名特务佩哈采克，还有自由欧洲电台的工作人员，保持经常联系。而自由欧洲电台已明确表示，愿意尽一切办法支援这个俱乐部，只要它不变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分支机构。

150. 这俱乐部的又一名积极分子、布拉格的亚罗米尔·内贝斯基，同美国的“泛美公司”的一名代表建立了联系。这家公司愿意慷慨支持，答允给该俱乐部一万美元补助。五月初，中央情报局雇用的一名特务斯坦尼斯拉夫·扬奇克，从美国到布拉格进行访问。他气派十足地加入了 231 俱乐部，并主动提出要用美元向它提供“无私的财政援助”。

151. 这些就是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那种革新者，那种由美国秘密情报组织在那个国家制造出来的犹太，而美国官方就是通过它的秘密情报组织把赌注押在他们身上的。不难明白，当这些犹太做不出什么成绩时，就在美国秘密情报组织和美国统治集团中引起一场混乱。美国代表在这里如此恼火而焦躁地为这些革新者犹太辩护，原因就在这里。“革新者”是一种伪装，是被赋予非常特殊涵义的名词。其实际涵义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叛徒。

152. 英国也迅速地领会了 231 俱乐部成员的真正本质。资产阶级统治时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将军帕列采克同驻布拉格的 英国 大使 帕克 一直保持着友谊。231 俱乐部 一个有名的头目赫鲁比是前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一个部长的儿子。恐怖分子凯贝尔和反动组织“驻美自由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现任头头的儿子，一个名叫斯拉维克的，都钻进了该俱乐部的领导班子。官方与非官方美国机构正是通过这些人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活动。正是在这些人身上 押下了 赌注。该俱乐部头目之一斯特拉塞克，不掩饰他对共产党的仇恨，要求把捷克斯洛伐克工人从在国家当权的

地位撤下来。而该俱乐部的另一个成员西斯卡甚至要求完全解散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153. 这就是英国和美国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所谓公正、中立和不干涉的真相。而哪些人是这俱乐部的头头呢？就是老法西斯分子布罗德斯基，就是以充当帝国主义秘密情报组织的间谍受过审判的前资产阶级将军帕列采克和兰布塞克，此外还有 采克 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死硬派，都是社会主义的险恶敌人。这个俱乐部的成分代表着多么混杂的一群顽固不化的反动势力，从已正当恢复名誉的一些政治领袖的声明得到证实。这些领袖写道：这俱乐部成员有捷克斯洛伐克沦陷期间同法西斯军队狼狈为奸的附敌分子，有至今一直敌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所有正直人民的强盗和杀人犯。

154. 还要指出，其中一个头目，即取得了该俱乐部秘书长职位的顽固法西斯分子布罗德斯基，在俱乐部一次大会中，满怀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的仇恨和恶意，叫嚷道：“我们要肢解那些共产党人。”正是对这一些头目，美国 和 英国以及他们在安全理事会的代表甚感亲切。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这么狂热地为这些头目辩护。

155. 在昨天和今天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美国代表鲍尔先生洒了鳄鱼泪，并有声有色地描绘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实行宵禁。他凭这个花招构成可能的设想：这么一来就可能发生不幸事故。我们无须感到奇怪，中央情报局里确实会有人想在捷克斯洛伐克挑起不幸事故，造成流血和骚乱，而美国的宣传和美国官方代表在安全理事会这里的发言，就是煽动捷克斯洛伐克反动派和反革命势力去搞这个。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及其首都是一片安静。绝大多数人民，响应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的号召，也保持着安静，以满腔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去毅然对付国内外反动派搞起的不安局势。

156. 那些把赌注押在捷克斯洛伐克会爆发一场自相残杀的美国和北约组织中的政界人士，对于所有这一切感到很不高兴。然而，难道北约组织国家的代表们奸险和伪善是毫无限度的吗？

157. 鲍尔先生对发生个别不幸事情的可能性感

到伤心。可是，对美国继续侵略越南所不断造成的成千上万越南人民死亡，美国代表从未惋惜一声。美国的炸弹、火箭、凝固汽油弹以及射击武器和化学武器，使越南城乡每天都鲜血直流，每天都有好几百无辜越南公民，包括妇女、老人和儿童丧失生命。多年来越南人民的鲜血洒遍国土。这些鲜血是从美国杀人侵略者的手上滴下的。侵略者正枉费心机地力图粉碎越南人民抵抗美利坚合众国所发动的放肆可恶的侵略、力图粉碎他们保卫自由、独立的正当愿望。

158. 帝国主义慑于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大家族的不可战胜的威力，再也不敢冒险对社会主义大家庭作正面进攻，因为这等于自取灭亡。可是，在美国政府某些部门的办公室里，正在越发顽固地炮制一些所谓可能的选择，务求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内制造分裂。

159. 美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借助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方法同秘密颠覆手段相结合，顽固地执行一种方针，旨在摧毁社会主义社会，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统一，从而削弱其抵抗直接侵略的能力。

160. 众所周知，而且报刊上也曾报道过，中央情报局确实制订了计划，内容是对各华沙条约国家进行颠覆活动的详细纲要。这些计划主要订有关于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所谓解放。这些计划肯定：意识形态的和秘密的间谍活动，以及颠覆策略，在对社会主义各国的侵略冒险的准备和实行中，是根本的组成部分。得到亿万美元供应的美国庞大颠覆性间谍机构，正朝着这一目标积极工作，并在加紧搜罗——用鲍尔先生的说法——“犹大”。这些计划规定如何促成反对社会主义各国现政府的运动以至暴动；规定如何让反对势力渗进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保安机关、军事和反间谍组织以及其他国家机构内部。

161. 北约组织集团——它是实现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和西德疯狂的复仇主义计划的工具——进行颠覆性宣传、意识形态破坏以及军事准备的危险政策，使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不得不保持最高度的极其敏锐的警惕，团结起来，作好准备，对任何向社会主义阵地侵略性的突然袭击给予决定性的回击。北约国家正因此而着慌，特别是美国和

联合王国，正因此而建立这个侵略性军事集团，当它们看到赌注是押在资本主义复辟、押在捷克斯洛伐克恢复那些帝国主义大国那么喜欢的各项制度之上的时候。为此目的所采取的不仅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颠覆的各种手段，而且还有实际行动方案。今年七月，人们获悉，正如报上已报道过的，捷克斯洛伐克保安机关在赫布和卡罗维发利两城间公路某段距西德边界不远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发现一个外国武器的秘密贮藏所。从这个贮藏所起出的子弹、自动武器和其他军火都有“美国制”标记。这些军火从西德运来贮存，是给要在捷克斯洛伐克复辟旧制度的党徒用的，以使用美国武器武装那些——用鲍尔先生的话来说——“犹大”。

162. 这批武器在数量和大小方面都属于适合小规模叛乱支队与小组作战需要的那种类型。而这项冒险是打上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标志的。

163. 根据人所共知不容狡辩的以上事实，在安全理事会讨论北约组织国家出于明显的挑衅意图而提出捷克斯洛伐克局势问题的时候，不妨再次回忆一下在争取祖国自由与独立和反对法西斯侵略与军国主义的斗争中献出自己生命的杰出爱国者和共产党人尤利乌斯·伏契克的名言。他曾写过并说过：“啊，人民！我热爱你们。你们要警惕！”这些话对于珍惜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大家庭团结和和平事业的一切人们，是个热诚的号召。如今，由于受外国支援和唆使的反动派试图在这个国家扭转历史车轮，并把它从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各国中拉出去，捷克斯洛伐克正经历着一个艰苦的时期，这些话正用得着。

164. 然而，社会主义各国曾经再三宣告，而我们认为有必要最坚决地又一次强调：这个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阴谋、颠覆、攻击和挑衅的坚不可摧的堡垒，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任何人要夺走那怕是其中仅仅一环，都是决不能容许的。它是所有国家的可靠的保卫者，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可靠的保卫者，而且是最近摆脱了帝国主义枷锁后正走着自力更生发展道路并捍卫着自己的自由、独立和社会进步的一切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可靠保卫者。

165. 美国代表在他的发言中曾反复提到各种据说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报告和宣言。他从哪里取得这

一类显然是诽谤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情报的？他那么乐意、那么热心向安全理事会提供的所有这些恶毒的反革命宣传和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歪曲报道，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呢？

166. 人所共知，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宣传机关从暗藏在地下的反革命渣滓那里搞来的，而美国代表则在这里照说一遍。这里有些发言人，特别是加拿大代表，竟然引用了形形色色的一切据称是法律上的论据。对社会主义各国为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并确保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的安全而采取的措施，竟被某些人企图怀疑其是否合法。

167. 任何人无须是国际法方面的专家，也能指出这些论据完全站不住脚。塔斯社报道已经清楚而准确地说明：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援助，是按照现存条约义务而提供的。有关的社会主义各国，由于称做北约组织这一帝国主义集团产生所构成的威胁，不得不缔结一个军事条约，即在一九五五年签订的华沙条约，这不是人所共知的吗？这个条约规定：

“缔约国各方（即：这些国家）并将采取加强它们的防御能力的必要配合措施，以便保障它们的人民的和平劳动，保证它们的疆界和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并确保对可能的侵略的防御。”

168. 这是华沙条约第五条的一部分，它明确了武装部队及其联合司令部的任务和目的。正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和平劳动，保证……疆界和领土的不可侵犯性”，“确保”对付帝国主义势力和北约组织侵略性军事集团的侵略、威胁，所以社会主义各国前来支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

169.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完全符合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各国缔结的同盟条约所规定的各国个别与集体的自卫权利。正如曾经正式声明的，这些行动并非针对某一国家，并不损害任何国家的利益。事实上其所针对和损害的，只是那些极力要把捷克斯洛伐克从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中拉出去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利益。社会主义各国在个别与集体自卫范围内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援助，竟被描绘成仿佛是所谓对该国内政的干涉，这从法律观点说是荒谬的，从事实真相看是站不住脚的。联合国宪章中没有任何

一条可作为根据去把实行个别或集体自卫说成干涉行为。

170. 社会主义各国的行动、既非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独立和领土的不可侵犯性，亦非反对该国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的行动不属于宪章第二条中联合国一切会员国都应遵守的原则下的违禁范围。

171. 这些行动完全没有违反宪章和著名的联合国宣言所声明的不允许干涉国家内政和维护各国独立与主权的各项不干涉原则。可是，如果我们要谈论对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干涉，那我们也应谈到外界煽动，谈到长期以来一直践踏各项不干涉原则的美国、英国、西德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过去和现在一直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外来支持。

172. 美国和联合王国代表在安全理事会这里那么巧妙而迅速地做成的事，是一个眼前的例子，说明他们的国家和政府干涉了只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承担华沙条约同盟义务的它的联盟国有关的事务。这正是—一个彰明较著的例子，说明干涉别国事务，把联合国作为掩护，利用安全理事会为他们自己不可告人的帝国主义目的服务。没有人曾要求或正要求他们这样做。驱使他们这样做的是对社会主义各国的敌视和仇恨，而这种仇恨，美国和联合王国的官方代表在安全理事会这里正试图以侈谈自由的伪善发言加以掩饰。所有这些表明：既非苏联，亦非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做了或做着违犯国际法、特别是违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的事情。

173. 曾经试图并仍在试图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是那些帝国主义国家，这方面的事实我已经摆出来了。正是它们为在该国复辟资本主义而进行了并正在企图进行干涉。要使安全理事会卷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的企图，以及强令接受英美草拟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决议的那样固执的要求，尤其是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继续。鲍尔先生曾在这里坦率地说过他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敌人。但他又补充说他是自由战士。我觉得，评论一下这些讲法，似有必要。

174. 美国代表站在仇视社会主义和支持与保护反动势力的立场说话，在这里胡扯了天晓得是哪一类的废话，谈论什么一九四八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

暴政，以及马萨利克被谋杀的神话。他拼命歪曲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事件的实质。然而，对于美国代表诽谤性发言，匈牙利代表已经在这里给以充分有力的反驳与回答。这些诽谤性的虚构，在昨天与今天都受到匈牙利代表当场坚决驳斥，揭穿其原是诽谤性的捏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结局不可避免是这样：试图在这里扮演与他毫不相称的角色、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保卫者”的角色而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凶恶的敌人的那个人，完全失败了。他担当了一项他不会干的工作。今天也是这样，鲍尔先生力求以社会主义各国“保卫者”的身分出现。固然，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他被迫承认了他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敌人。他谈到了自由。但是一个垄断资本的代表提倡的那种自由，涵义是什么呢？对垄断资本来说，自由就是富者和巨富者的自由，是银行家、资本家骑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脖子上的自由。现在情况也是这样。当他谈到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时，他指的那种自由是：可以使被那个国家的人民革命赶走了的美国资本所有者会借助“犹大”而毫无阻拦地卷土重来，建立他们的企业机构，并毫无约束地剥削捷克斯洛伐克的劳动人民，如同他们在那些美国垄断资本已成功地渗入的国家里所做的那样。

175. 鲍尔先生谈到自由的时候，他想到的显然是杀害千千万万完全无辜的越南人民的自由，是实行政治上的恐怖主义以致导致毁灭许多杰出的美国政治领袖的自由。他谈到自由的时候，看来指的是种族主义者的自由，他们已经把二千万以上肤色“非白”的人置于一切权利被剥夺的处境，一种不可忍受的处境。

176. 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可不一样。它的意义在于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粉碎内外反动派的种种反革命阴谋，从而为将来社会主义自由发展扫清道路。

177. 美国代表作了不少的努力，试图给安理会代表以这样的印象，即现在没有而且从来也没有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权的西方阴谋。这很明显不是偶然的。社会主义的敌人，为了损害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苏联人民，屡次想方设法而且仍在想方设法，要给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兄弟般的友好合作投上怀疑的阴影。今天，社会主义的又一个敌人参加了这

个合唱：这就是美国驻安全理事会代表鲍尔先生。他滔滔不绝讲了一大串与苏捷合作和苏联人民正在给予兄弟般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援助毫不相干的诽谤性谎言。但鲍尔先生显然捡起了一个颇为不妙的题目。很明显，对于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合作的真正性质，他知道得很少。这种合作，已经成为我们的各项成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项成就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含沙射影、诽谤、荒唐的捏造——这些都是帝国主义宣传机关和帝国主义奴才的惯技，他们总想诋毁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科学和技术联系，千方百计在他们兄弟般的人民中散播不和，制造分裂。我们的国家，苏维埃的国土，忠实于其国际主义义务，正在给予社会主义各国以大规模经济技术合作以发展它们的国民经济。我们只需提一下，根据所缔结的各项协定，苏联承担了一项义务，这就是提供合作，在兄弟般的捷克斯洛伐克新建、重建、扩建约一千四百间工厂、独立车间及其他工业、运输、交通单位。现在其中的九百间工厂和单位已经投入生产。在我们各国、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之间建立起来的兄弟般的联系之富有成效的性质，恰恰可以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经济合作经验为例。苏联现在正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合作，以建立大型的东斯洛伐克钢铁联合企业。它的平均年产总能力达到三百七十万吨的热轧厂和冷轧厂是靠苏联装备建立起来的。斯洛夫纳夫特的大型石油化工厂、胡门涅的合成纤维厂、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的大水泥厂，还有一间铅锌矿石处理厂以及其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工业，都是得到苏联的技术合作而建成的。安装在这些工业中的大部分装备都是在苏联工厂由苏联工人的双手、由苏联工程师科学家生产出来的。在铁路网重要部分装置一个现代化的信号系统以及使各个闭塞系统集中化和自动化，也都是在苏联的援助下完成的。我们的国家正在参加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的建设。鉴于捷克斯洛伐克原料资源有限，在资本主义市场上获取原料和支付价款有许多困难，苏联在相当程度上帮助满足捷克斯洛伐克工业的原料需要。这些按照很早就预先商定的固定价格交付的供应，保证捷克斯洛伐克企业在有利条件下发挥其生产能力。

178. 还应该提一下，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

家的调查和工业经理人员的报告，购买原料的条件和价格，都有利于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交付给捷克斯洛伐克的原料和消费品，其重要性及数量都给人以深刻印象。它们几乎全部满足了捷克斯洛伐克对石油的需要；满足其铁矿进口需要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满足其合成橡胶需要的百分之六十三左右；满足其有色金属需要约百分之四十二；如此等等。过去十年来，每年从苏联进口的谷物，平均达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国统购的谷物总量的三分之二。

179. 我们还应该谈一下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国际贸易的一些数字，至少谈谈一九五六—一九六八这十二年。在这期间，苏联交付给捷克斯洛伐克的有：谷物一千七百万吨，棉花近七十万吨，羊毛约七十吨，石油五千一百万吨，金属矿石八千万吨，生铁约二百万吨，金属板约二百五十万吨，铜二十八万五千吨，铝二十万吨以上，铅二十万吨以上，浓磷肥约三百五十万吨，锌十七万吨，石棉二十万吨以上，木材约五百万立方米，以及价值将近十二亿卢布的机器和装备。

180. 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要在公开市场上用硬通货来购买这些物资，它就要花大约三十五亿美元。这是个具体例子，这就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互利的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合作的具体事实和例证。

181. 象他那样一个代表着大规模垄断资本的美国代表，无法理解在一个大国和一个地理上可以称为中型的国家之间，能够存在这种兄弟般的关系和合作。因此，为了对比，不妨举一些材料说明美国各垄断集团怎样进行活动，例如在拉丁美洲国家。

182. 我这些数字取自美国报刊。为了说明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与美国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两种经济合作方式方法的不同，我们可以指出，根据公布的材料，美国各垄断集团在拉丁美洲国家直接投资总额是一百一十四亿美元。我再一次强调，这数字是取自美国报刊的。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五年这段期间，这些投资曾给美国各垄断集团带来了巨额利润：四百亿美元。

183. 美国从拉丁美洲吸取巨量原料——不下二

十种，对维持美国军事工业生产在一个可供扩张和侵略需要的水平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184. 拉丁美洲给美国工业供应占其总需要量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铅矿石；百分之三十九的铁矿石；百分之四十四点一的铜；和百分之六十点六的锌。此外大量农业产品和原料被北美各垄断集团在拉丁美洲以极低的价格买去。一八二三年宣布了那不幸的门罗主义，主张“美洲人的美洲”——意指格兰德河以北的美国各垄断集团的美洲，自此以来，美国各垄断集团对拉丁美洲的掠夺一直进行了将近一百五十年。

185. 在较近时期，一种新的掠夺方式在拉丁美洲采用了。也是引据美国报刊的资料，近年来每年有四千名受过高等教育的拉丁美洲技术专家被引诱到美国去。大垄断集团所雇用的特别招聘人员经常到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大学和科学研究中心进行访问。所有这些，也足以形容出鲍尔先生那么讨厌的“帝国主义”那个词和它的概念。我从美国报刊转引的事实和数字，都是行动中的帝国主义的活生生的例证。这些数字都是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政策的结果。正是由于这种政策，结果这么多拉丁美洲国家，虽然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存在了一百多年，但直至今天还很可惜仍然属于不发达国家这个范畴，或者如通常所说的，是发展中的国家。

186. 在帝国主义各垄断集团这种剥削、掠夺政策的反衬下，我列举的关于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兄弟般合作的事实和数字就显得光彩夺目。美国垄断资本的代表鲍尔先生就是不理解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这些新的、真正兄弟般的、同志式的关系。他不可能理解。他的想法不一样。他只认得现金关系、最大利润关系、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与掠夺。而这些，根据他的理解，才是真正的自由，美国各垄断集团的自由。

187. 历史告诉我们，正因为这样，在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统治者中，社会主义各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苏联引起了这么狂烈的仇恨。正因为这样，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初期至今这许多年来，帝国主义在同社会主义各国作斗争中所使用的主要思想武器，一直是反共和反苏。

188. 但是, 所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敌人、苏联的敌人、反共反苏思想的传播者, 从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观点看, 统统已在喧嚣中失败了。任何人要诽谤苏联及其真正的国际联系, 诽谤它同社会主义各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和兄弟般的关系以及同志式的相互支援, 都是决不会成功的。

189. 有些代表在安全理事会发言, 曾试图把事情说成好象紧张局势加剧简直该归咎于社会主义各国。倘若我对这些言论不作出反应, 我就不能认为我已经把话说完。

190. 特别是巴西代表有这种说法, 而他是一个处在拉丁美洲大陆南部的国家代表, 该国人民对北方帝国主义邻国深知底细。没有人比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更了解美国各垄断集团是怎样进行活动, 它们几个世纪以来是怎样干涉南美洲大陆的内政, 搞掉它们认为不合适的制度和领袖, 并制造各种障碍以阻挠一些国家走上真正民主、自由与进步的道路。

191. 凑巧在这一点上我也可以引一下美国报刊。华盛顿美国新闻中心一九六六年九月发表的一个公报中有如下的话: “美国在拉丁美洲武装和训练的军事组织已在一些国家推翻了合法的文官政府。”这是美国报界的一项报道; 它列举了一些国家, 可我不想在这里点名了。

192. 主席先生, 在前些时候的一次会议上, 我曾经谈到那些应该对战后紧张局势负罪责的人, 那些发动冷战的人, 首创集团政策的人, 以及在我们这个时代力图利用一切可能机会鼓吹这个政策并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人。这些罪犯是谁? 就是今天力图把自己打扮成捷克斯洛伐克自由保卫者的那些人。虽然其中西德这个自由保卫者目前还未见出现, 它的复仇主义欲望已经日益露头并变得明显。对这一点, 过去和现在谁也不可能有什么疑问。人所共知, 西德复仇主义者现在正扮演着一个多么卑鄙可恶的帝国主义角色——指着捷克斯洛伐克, 企图再干希特勒当日对这个国家所干的勾当。

193. 社会主义各国在毒害国际气氛的说法显然是搞错对象。每一个人——这个说法的创始人,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 所有出席者和未出席者——他们都知

道是美国帝国主义而不是苏联进行着掠夺越南人民的战争, 从而毒害着国际局势。

194. 美国统治集团, 不顾理性的呼声, 对一个主权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继续采取侵略行动, 把它在这个国家进行的罪恶战争升级。正是那些尽其一切力量去推行这种侵略、干预与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的其他北约组织国家, 应对目前国际局势负责; 因为多年来它们一直致力于进行包括核军备在内的军备竞赛, 并且一如过去, 它们仍拒绝采取积极步骤使竞赛停止, 拒绝接受普遍和彻底裁军并禁止使用原子武器。

195. 毒害着国际局势的正是这一切。侵略越南的阴影和代表着帝国主义大国的以色列在中东进行侵略的乌云, 笼罩整个世界, 造成紧张、不安和彼此不信任的状况, 妨碍国际问题的解决, 妨害联合王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在这里说得那么动听的东西方重归旧好。妨碍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达成东西方协议的正是这一切。关于国际关系紧张到底应该归咎于谁这个问题, 情况就是这样。

196. 联合王国代表卡拉登勋爵曾在这里大谈自由。但是联合王国和它的北约组织的盟国对非洲人所采取的政策, 本身就说明问题。是谁一直阻碍着南罗得西亚从种族主义政权的暴虐中解放出来? 人所共知: 正是联合王国的政策、它的政府的政策。

197. 为什么旷日持久的二十二届联大对西南非洲或按其愿望现已称为纳米比亚的国家, 不能通过一项充分有力的决议? 正是因为非洲国家以及声援它们的亚洲、拉丁美洲的国家的公平而明智的提案和要求, 既没有得到联合王国的支持, 也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 也没有得到与它们结成军事侵略集团的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

198. 正是这些西方国家, 支持葡萄牙在安哥拉、莫三鼻给和所谓葡属几内亚进行血腥的殖民战争。这些就是联合王国和美国在非洲南部所维护的自由, 它加强并鼓励种族主义政权, 阻挠非洲人民从他们那个长期受难的大陆上扫除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最后温床。这就是为什么联合王国代表在这里出面作有关捷克斯洛伐克自由问题的伪善发言时, 他的话听起来毫不真实。

199. 现在，就捷克斯洛伐克使团代表昨天和今天的出场讲几句。他对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的指示到底执行到什么程度？昨天他说，他通过无线电获得了这些指示，至于这些指示是否逐字逐句如此，是否正确，是否毫无出入，他却没有把握。而且他完全没有参加今早的会议，尽管主席有过邀请。今天，他作出一些声明之后，连一句话也没对谁说，就退出了会场。态度多么奇怪！显然这里有些不对头。他在这里说的事，有许多早就由美国报刊、甚至由联合国新闻处发表过了。谁都知道，联合国新闻处也是美国人把持的，所以首先发表这类东西。

200. 美国宣传机关从什么来源获得这些消息？十分明显，从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的污泥浊水，从那些秘密广播者。关于这一点，我认为不妨告知安全理事会代表一项最近收到的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一项塔斯社消息。它报道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工人许多集会、演说、决议和信件，对于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成就而采取的各项措施表现出充分而广泛的赞助与支持。这些措施仍继续从工人和进步力量中的许多共产党与工人党得到一致拥护与支持。

201. 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家，现在正开始采取一种现实的立场。当然，报道说，曾把赌注押在从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中抢走捷克斯洛伐克的帝国主义分子，不可能甘心于他们希望的破灭。当我们今天讨论是让保加利亚代表明天发言还是坚持要他今天发言还是根本不让他发言这样一个于人无损的问题的时候，从美国代表的表现就看得出这种不甘心。

202. 帝国主义分子继续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上头制造紧张气氛和政治上的歇斯底里。这一点，从美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也显得十分清楚。

203. 上述报道也宣称，在欧洲，波恩的统治集团对局势表现得特别激动。他们确实是在发疯，情不自禁地暴露了他们对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势力活动的期望。

204. 总的来说，八月二十二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是平静的。尽管如此，布拉格的反苏势力仍然继续进行颠覆活动，企图在民众中制造精神紧张和不安

全感。为此目的，象过去那样，正使用秘密无线电发射机和印发反革命传单。这些秘密无线电广播，在这里正被作为绝对真实的来源加以接受，并且作为事实端给那些已被垄断资本宣传弄糊涂了的读者和听众。

205. 在布拉格一些区域，煽动性的标语已张贴起来，其中有对知名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盟国军队的诽谤性攻击。装有广播喇叭的汽车在街上出现了，传播着秘密电台的广播。秘密电台和非法出版物，同西方国家的宣传中心一道散布着最卑鄙的谎言。有些官方人士正在给他们以直接援助。美国代表在这里提到过哈耶克，而且在安全理事会给他准备了一个席位，表示愿意听他发言。

206. 同时，塔斯社报道说，这些秘密电台、非法出版物和西方国家的宣传中心得到一些官方人士的直接帮助，以散布最卑鄙的谎言。报道特别提到在南斯拉夫的西克、哈耶克、弗拉萨克和加斯帕里克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境以外行使他们的政府职权，可是，顺便说明，没有人授权他们这样做。

207. 所有珍惜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将拒绝那些声名狼藉的政客的要求，拒绝那些支持他们代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来发言的人的要求。

208. 据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消息，盟军的士兵在复杂的形势下表现克制并表现对自己责任的认识，正帮助他们的阶级兄弟、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以荣誉和尊严维护社会主义事业，消除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不可侵犯性和主权的威胁。在城乡的街道与广场，人们经常都能看到盟军部队的官兵同民众进行友好谈话，回答许多问题，帮助他们正确地估价政治形势，阐明这些军队在维护与加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以及在巩固与保障这个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独立与主权中所要达到的崇高目标。

209. 主席先生，我不坚持连续传译，虽然我有权利这样做。

210. 主席：我可否问一下保加利亚代表目前想在安全理事会上发言吗？

211.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主席先生，正

如我曾告诉过你那样，我想在决议草案表决以前发言——当然这要得到你同意。

212. **主席：**我理解，保加利亚代表目前阶段不想在安理会发言。安理会现有加拿大代表关于我们应当进行表决的一项正式动议。请苏联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213.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保加利亚代表先前曾要求发言。如果你让他发言，我没有异议。

214. **主席：**请美国代表发言。

215. **鲍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安全理事会……

216.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程序问题。

217. **鲍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是就是否连续传译这个问题发言。安全理事会，如同每一个具有自尊心的立法机构一样，它的工作程序是自己作主的。安全理事会的任何常任理事国都有权不要连续传译。至于是否必须连续传译，这是由安全理事会自己来决定的。我建议如果苏联代表总是明目张胆地、十分可悲地，企图耍弄最明显的拖延花招来阻止安理会通过表决来表明其观点，那么，安理会立刻要就下列问题进行表决：我们是否只是为了便利苏联代表存心和安理会意志作梗，而不得不为连续传译而受罪。

218. **主席：**我想说一下，据我的印象，苏联代表已放弃连续传译的权利。

219.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美国代表曾离开会场片刻，看来他睡了一阵，梦见我坚持为我的发言作连续传译。他为此而说出感情激动的话，使我感到惊讶。但是他的话没有根据、毫无理由，他是在无的放矢。无论苏联代表团说什么或建议什么，他都如此抵触，这种情绪使他显然准备不管什么理由都要发言反对苏联代表团。

220. 我宣布我正式向主席声明过我不坚持要连续传译。我认为美国代表的发言如果不是出于误解，那就是对苏联代表团继续进行诽谤。

221. **鲍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显然是误解的受害者。那不是我的误解，而是误译。据我对英译的理解，苏联代表坚持要连续传译。我想当时所有听的人都是这样理解的。我很高兴苏联代表并不坚持这点。我想这是他对整个晚上议事进程的最有益的贡献。

222. **主席：**现在请保加利亚代表对安全理事会发言。

223.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主席先生，几分钟前你问过我是否愿就这一问题发言。我告诉你我打算在决议草案表决前发表一项声明。然而，我想我们彼此误解了；你没有理解我的确切意思是，如果你有意请安理会就决议草案进行表决，那我就想在表决前发言。你让我发言，我愿向你致谢，同时也感谢安全理事会各位代表的好意。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当然不想在正在酝酿某件事——到底什么事，我不知道——的时刻允许这个声明发表；并且美国代表已经发言有意暗示明天还有一次会次。我不知道那是安理会还是美国代表团决定的。

224. 而且，照我的理解，美国代表所以坚持安理会今晚进行表决，主要是因为明天早晨哈耶克先生来到这里的时候，美国代表有意替安理会送他一份礼物，给他一项决议，或者至少是一项表决结果，作为欢迎他到来的礼物。这也许是美国和它在这里的代表一种非常值得称赞的意图，但它无疑会使许多国家的、尤其是现在作为安全理事会东道国的某些反动集团高兴。

225. 由于他在这里几次提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武装干涉，我国政府要我参加这件事的辩论，以便断然驳斥在座一些代表团的种种荒谬说法。保加利亚，作为一个过去遭受别国干涉、特别是遭受那些过去和现在都试图插手巴尔干的帝国主义大国干涉的小国，现在不会而且将来永远也不会干涉别国事务，更不会干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来改变那里已经建立的社会秩序。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关心在一切地方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如果说我们现在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那仅仅是为了帮助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克服由于外来干

涉以及由于国外反动派和反革命势力支持下内部反革命所产生的一些难题。

226. 因此，我代表我国政府断然驳斥某些政府代表的诽谤性说法；这些代表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尽管自己插手干涉别的国家和人民，却想同时以法官自居，指控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似乎它会以什么方式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内政。

227. 然而，在评论这一点和这里某些代表的荒谬怪诞的说法以前，请允许我对某些代表在辩论过程中使用的腔调表示我的惊讶和愤慨。美国代表试图挑起易于激动的感情，在安全理事会这次讨论的过程中已经多次把被指控是同苏联一道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干涉的社会主义各国政府叫成傀儡政府。也许象美国这样一些国家的代表、特别是它们驻联合国的代表，照例是把那些小国看成傀儡的，尽管它们依然与其保持正常外交关系，那些小国在华盛顿驻有代表而华盛顿政府在它们的首都也驻有外交代表。这也许是一种习惯，但这无疑是这些代表的一种恶劣的习惯。美国对那些它试图与其保持外交关系的小国采取的这种态度可能直接渊源于它所执行的政策，即那种强权纪律政策，美国肆意推行这种政策——尤其经过其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大卖气力——已经有点太过分了。大家知道，他曾写过一本书来表达他关于把强权纪律施加于人的观点。美国这位尊贵代表的如此“优雅”的语言也许是出于该国代表们的习惯。对于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各种军事集团中的一些盟友，以及在他们的外交活动的后院里，他们都是习惯如此的。

228. 对我国来说，我们愤怒地摈斥这种粗鄙语言和侮蔑态度。我们是否需要安全理事会代表们面前提醒尊贵的美国代表，为了能与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站在一起，不断努力为各国人民和全人类谋进步与福利，保加利亚人民曾经无畏地、英勇地同法西斯主义和国际反动派战斗了二十多年？在这英勇的斗争中，它损失了七万多人；他们是在反对法西斯和我国反动派的斗争中牺牲的，是在残酷无情但依然坚持不懈的斗争中被杀害、绞死和处决的。如果我们计算一下，并且同美国——一个大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损失比较一下，这肯定表明一个按人口计算要高得多的比例。可是，我们谈的不是两次世界大战，而是

保加利亚人民二十年来为了在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斗争中同他们的兄弟们站在一起，同苏联肩并肩站在一起所进行的政治斗争。

229. 一个能够在它的领袖指引下进行这样斗争的民族是永远不会当任何人的傀儡的。保加利亚人民完全是出于本身的自由选择，愿意同苏联一起，同社会主义各国一起，为人类进步、世界和平与福利而斗争。

230. 当然，过去有这样的時候，某些被帝国主义收买并参与帝国主义争吵的政府可能曾充当了那些帝国主义的傀儡。但是由于保加利亚人民的斗争，这种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和它们在这里的代表们，以及某些帝国主义集团，如此深切嗟叹那个时代，在保加利亚和其他一些现在有自由走向社会主义和进步的国家内，已一去不返。对那样一些说法应该嗤之以鼻。不应当容许任何人在安全理事会说这样的话，尤其不许美国代表这样说。

231. 在驳斥了对我国进行的诽谤以后，我现在想评论一下安全理事会对它正在审议的问题所采取的程序，以便说明它是多么不适当和不能容忍；而且它已经露出了事先策划和耍弄阴谋，是把这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的那些国家的耍弄阴谋。

232. 加拿大、丹麦、巴拉圭、联合王国和美国的代表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58]中，根据它们政府的指示，要求安全理事会立即召开会议研究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严重局势。同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也有信[S/8759]给安全理事会主席说明并特别强调这个事实：安全理事会没有理由去研究这一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各国的军队是应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要求进入该国领土的，……”他还强调：“不用说，一旦目前对安全的威胁消除，而且合法当局感到这些军队的留驻不再必要时，上述军队就将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撤走。”

233. 尽管我们各国政府——它们从来没有对别国进行过任何侵略，也从来没有侵犯过任何独立国家的主权——作了这些说明，美国政府和其他一些国家

的代表仍然坚持说存在着对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干涉；并仍然坚持不应当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援助以便清除反革命分子，这些反革命分子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窃据要津，而且正力图利用他们的地位来改变这一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使之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

234. 可是，必须注意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兄弟般的援助，与他们在该国发展中的其他情况下和其他时期所给予它的援助并没有很大区别，不管是采取密切经济协作的方式还是为了防御外部敌人或对付国内反革命和反动派的爪牙而采取军事援助或其他援助的方式。但是在那些时候，尽管帝国主义者一贯反对社会主义各国相互间的兄弟般的援助，还是不能让自己插手社会主义各国的内政。它们没有让自己这样做，因为它们知道这种互助原则是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各国在其一切联系和活动中所制订和通过的全部声明和文件的基础。

235. 当然，全世界的、特别是美国的帝国主义集团，有一贯反对社会主义各国和整个地反对社会主义的老习惯。几乎无须费工夫去证明这一点。美国代表在安全理事会这次辩论中的发言本身就是不打自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有理由去问个究竟，人们正在问这个究竟：促使某些国家的代表和某些帝国主义集团通过安全理事会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内部关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点之所以更值得惊奇，乃由于某些发起这场辩论的代表在这里重复到令人作呕的地步，说这些事情据称是正当捷克斯洛伐克是在所谓发展和改善国内的社会主义制度、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是在国内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发生的。这真古怪，可也够天真无知。看来确实是异乎寻常，在某个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的某一时刻，社会主义的死敌竟宣称愿意为社会主义的这种特殊的发展保证必要的条件。这肯定不能不引起对他们的真实用心的严重疑虑。

236. 总的来说，联合国的会员国，以及非会员国，已经习惯于看到美国和帝国主义集团为了改变社会制度，或者帮助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代理人改变那些制度，建立最落后的反动统治、甚至法西斯制度，从而侵犯所有各大洲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在世界各地，靠近美利坚合众国的也好，远离美利坚合众国的也好，这

样的例子很多。一切迄今对于美国侵略行为司空见惯的人，看到美国宣称赞成保卫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改善它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形式，确实感到古怪。迄今为止，美国从来没有站出来保卫过一个独立的进步的国家，当然更不用说保卫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然而眼下它似乎对社会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很感兴趣，而且似乎特别渴望保证这种发展的条件以便这个国家的内部力量得到充分发挥。这确实是一个奇特的愿望，在人们看来是一种同帝国主义本性绝然相反的愿望。

237. 尽管如此，美国代表在这里的发言却显示出它的确想去介入，想要保卫在捷克斯洛伐克已开始了的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美国代表在这里讨论中发言的某些段落中的说明，也许我们就不会感到那么惊奇了。事实上，他在昨天的发言中提到了“马萨利克、贝奈斯和杜布切克”的国家，当他一视同仁地把这三个名字排在一起的时候，难道他不是试图强调杜布切克的捷克斯洛伐克应当而且可以同马萨利克和贝奈斯的捷克斯洛伐克一致起来吗？这难道不是他的意思所在吗？美国代表和他的国家的某些集团方面具有这样的概念，当然就很容易说明帝国主义集团之所以抱着关心和切望，试图保证一些人的自由，这些人是想用最凶恶和最离奇的强制手段去扭转历史车轮的几千个反革命和国际反动派的“雇佣兵”。

238. 这种设想和实行自由的方式是奇怪的：取得对新闻事业——这是一个国家和政党继承的遗产——的控制，并供反革命利用，如同今年年初以来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做的那样。不仅如此，应当注意的是，为了阻止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相应组织委派来主持这些机构的领导人履行职责，压力甚至野蛮的恐怖行为被施加在他们身上。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自由观：取得对国家电视和广播——迄今世人所知的最强有力的宣传报道手段——的控制，并使之供反革命利用，从而阻止了这个国家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最高负责人对它们的使用。

239. 这种自由，旨在为反动统治、为反革命，说到底，为法西斯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法西斯主义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就把欧洲和全世界拖进两次世界大战。这种自由只能是给欧洲和全世界人民准备新的大屠杀的自由。

240. 帝国主义者——尽管对鲍尔先生应该尽量尊重，他表达了这样一个离奇的想法，说什么苏联代表团有一部机器甚至计算机，每隔三、四个词就会加上“帝国主义者”或者“帝国主义”这个字眼，而这部机器或计算机似乎搞得鲍尔先生如此烦恼以致他在这里谈论了好大一阵子——帝国主义者，我说，自然不可能赞成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什么自由的。然而他们恰恰赞成给那些反革命分子以自由，要他们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目前的政治制度，为的是有利于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有利于在西德已经取得地位并正试图在欧洲发动一场战争、至少是制造足以导致欧洲和世界大战的紧张局势的法西斯分子。

241. 这种给予反革命分子的自由简直就等于剥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工人的自由。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产党和他们的领导人不需要也不曾要求这样的自由。这种旨在破坏、更换和改变政治制度以建立一个反动制度的自由，只有那些支持国际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和反革命的人才需要。这个观点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批委员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议会的一些成员所写的信〔见第一四四一次会议，第210段〕中也恰当地表达出来了，这封信说：

“在布拉格……在有几千人参加的任意召开的集会上，事情发展到出现种种丑恶可耻行为的地步。各种分子攻击党，并侮辱由这些分子自己一再迫使参加这些集会的党的代表。在市中心发起了一场要求解散民兵的公开征求签名的运动。在这种自行召开的街头集会上发表自己观点的共产党人遭到粗暴的制止，并且有人经常对他们施加暴力。在布拉格汽车厂的信上签了名的人当中，有许多人遭到羞辱的迫害，甚至被开除。报界继续用虽然旁敲侧击的、却更加诡谲不正的手法，公开中伤一些主要负责官员。这种有组织的颠覆活动在过去几天内达到了顶点：一群右翼极端分子公开袭击了布拉格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大厦。

“由此可见，极端分子并没有理会党的呼吁，而是加剧了他们的颠覆活动，企图不顾后果地在我国挑起冲突。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局势，使得

根据我党代表也签了字的六个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布拉迪斯拉发声明而承担的义务正在遭到公开的、系统的违反。”

242. 往下一点，这封信说：

“我们认识到我们对人民的责任，满怀真诚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国际社会主义团结的感情，并认识到我们的国际义务，于是采取了主动，以社会主义前途和祖国的名义，重振一切爱国力量。

“反动派制造的可能成为利潘（指一四三四年的利潘战役）悲剧重演的兄弟相残的危险，使我们不得不作出向苏联和其他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吁请援助这一历史性决定。我们的盟国给了我们这种援助，如同他们在我国处于生死关头的一九四五年所作的那样。”

243. 这一呼吁充分证明当反革命势力试图控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刻人们的普遍心情。它表达了处于内外反动派策划的反革命事件中的人民的焦虑。美国代表想用“它的所谓俄国原作”的恶意说法来诋毁这个呼吁，显然劳而无功。它只不过又一次表现了美帝国主义在遍及全世界的频繁干涉活动中的一贯做法。他们想栽在苏联头上的正是他们自己经常干的。

244. 值得注意的是：美帝国主义者之所以沦落到采用种种挑衅手段的地步，比如试图使安全理事会卷入与其无关的事，以及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予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大发议论，他们一定是在搞反革命颠覆阴谋这一点上给打着痛处了。试图使安全理事会卷入到解决社会主义大家庭一个成员国的局势中去——这种局势是它正在试图在几个伙伴的帮助下加以解决的——，在该成员国或其他有关各国并未提出具体要求的情况下，只能纯粹是对那些国家的内政的干涉。这种干涉是宪章本身的文字和精神所禁止的。无论是安全理事会还是联合国，都无权介入一国的或国与国之间的事务，除非这些国家要求去这样做。

245. 即使在捷克斯洛伐克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昨晚那篇使得那些公然主张干涉的人们如此兴高采烈的发言，和他今晚提到了新闻电讯报道以及秘密广播电台的发言中，都没有表明曾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对捷

克斯洛伐克内政进行干涉的要求。不仅如此，我们曾得到通知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已宣布：对于为了澄清和改善捷克斯洛伐克的气氛、并创造一个必要的安静环境使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有机会整顿内部而采取的某些行动所带来的所有问题，他都打算加以讨论。这位部长有意同有关社会主义各国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本着谅解精神重新开始讨论这些问题并加以解决，而无意试图把这些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

246. 除非我们搞错了，上述消息也是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使团传达给我们的。鲍尔先生声称一些中立外交家同外交部人员有电话商谈，这是在玩弄文字，只是一种过分想当然的虚构，这样做，结果只是使公众感到好笑。这正好表明当帝国主义国家代表们理屈词穷时的情况：它们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或者是利用他们那些帮手的想象力。然而，事实总归是——而这一点是重要的——在目前情况下，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不应当未经要求就介入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当中去。联合国的其他机构也不应当不经邀请就介入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事务当中去。相反地，如果安全理事会有意遵守宪章赋予它的职责和任务，它对某些国家试图利用安全理事会来干涉任何国家、特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从而使联合国卷入这种干涉，应当加以制止。如果安理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给那些想利用安全理事会来掩护自己的策划以插手别国事务的国家一个教训。那些在世界各地干涉各国内政的人，那些为了在越南引进一个新的殖民制度即新殖民主义而对越南人民进行肮脏的种族灭绝战争的人，以及那些积极支持他们或者同他们串通一气而心照不宣的人，就会由此而得到安全理事会警告说：它是不会让自己被拖进到这样一个策划中去的。

247. 如果安理会要无愧于它的职责，它只能干脆拒绝通过这些国家提出的任何决议。这是安理会对付那些希望利用它来执行自己的帝国主义活动和干涉别国事务的人的唯一的办法。

248. 再则，我可以代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肯定地告诉大家：社会主义各国永远也不会允许任何人干涉它们的内政。

249. 主席：既然保加利亚代表已经在表决前发言，我可否假定安理会对采纳加拿大代表的建议没有异议，这就是说，我们即就所提出的决议草案文本进行表决。

250. 据我理解，印度代表已经表示要在表决前向安理会就其投票作一说明。如果他愿意发言，我将很高兴让他发言。

251. 帕塔萨拉蒂先生（印度）：在安理会第一四四一次会议上，我国代表团读了一份印度总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严重局势的声明，载入记录。如果安理会允许的话，我想从声明中引述两段：

“……一国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构成和平共处本身的基础。我们一贯认为国家无论大小，对其主权和独立予以尊重是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一贯主张每个国家有按照自己的传统、才能和素质发展其特性的权利。每当这些原则受到侵犯时，印度总是大声呼吁的。

“……

“当我表达这样的希望时，我确信我是反映了议会的意见的，这就是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将尽早撤退，捷克人民将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和利益决定自己的前途，而且不管捷克斯洛伐克同它的盟友相互间存在什么问题，都应当和平地加以解决。各国和平地和不受外来干预地生活的权利不应当因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理由而加以否定。”
〔第一四四一次会议，第125段。〕

252. 印度总理昨天，即八月二十一日，在印度议会就我们正在审议中的问题发表了又一声明。她说：

“我国恪守并且这些年来一贯忠于某些基本的和带根本性的原则。如议会允许，我愿意予以重申：我们热忱地真心地相信每个国家都应自由地并不受束缚地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我们认为不应有外来的对于任何国家的事务的干预。第三，暴力不应被用以左右决定。最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永远不能成为干涉彼此内政的借口。”

253. 我国总理声明的另外一段是特别与此有关的。如安理会允许，我愿意引述那一段。她说：

“在当前局势下，即刻需要做的，正如我昨天所说，是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部队立即撤离，以便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能自由地、不受任何干预地、并且在毫无紧张的气氛中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不管捷克斯洛伐克同它的邻国之间有什么问题都应当通过谈判和平地加以解决，而不是通过使用武力。我们多年来力图促进的和平共处的进程必须被允许不受阻挠地得到发展。”

254. 根据印度总理的声明，安理会大概已清楚地看到：印度坚决支持对捷克斯洛伐克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尊重。同样清楚的是我们反对任何对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干涉。正如我国总理所说的，即刻需要做的是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部队的撤离。同时，我要把我们对于处在目前考验中的英雄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深切同情记录在案。

255. S/8761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是昨天上午很晚才提交安理会的。据我们看来，有必要充分研究这个决议草案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它的领导人和人民意味着什么。我们认为安理会的任何行动都必须导致捷克斯洛伐克严重局势的减轻，这是大家公认的。最紧要的是外国军队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出以及它的领导人和人民的平安和安全。我们怀着这种想法，曾经非正式地建议对决议草案作某些改动，主要是删去谴责意见。不幸的是，某些共同提案国不愿考虑对决议草案作任何改动。因此，我国代表团在表决决议草案时将弃权。

256.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我国代表团一直带着深刻的疑虑和真正的担忧注视着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发展和在安理会上我们称为辩论的那些事态的发展。简直可以说，不曾有什么辩论，因为无论从实质和形式来说，都未曾有可能应用任何一般公认的规则。这使人几乎要相信原则的破坏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普通程序规则的运用失当。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愿意强调指出在安理会所有代表之间根本没有进行什么名副其实的讨论、磋商和谈判。有些代表团，特别是非洲和亚洲的代表团经常正是由于这一点而受到批评。但是这些代表团在安理会一级上从来没有轻率行动过，甚至而且特别是在一个决议意味着

产生那样一些实际效果以致辩论或多或少是激动的场合。

257. 昨天上午我们听说由于根据宪法建立的权力机构到今晚将不复存在，所以慌忙仓卒是有理由的。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中肯地回答说，占领部队还没有能够把非经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选出的代表强加给他们。

258. 我国代表团曾经提到：某些事态发展已使得继续谈判更有必要。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及时并明确地通知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哈耶克先生正前来纽约参加目前的安全理事会会议，并且他希望哈耶克先生会有机会详细阐明他的国家的立场。

259. 不仅如此，尽管平心而论，即使是在最坏的情况下，向来都给予各国代表团和各国政府合理时限以便它们能够作出它们认为适当的决定；但是今天可不是这样。而且，通过一场暗中策划，其唯一过错是主张用最短时间达成最广泛协议的人们，被指控为阴谋推行某种花招。必须明确地肯定这一点，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但求维护宪章，决不谋求任何其他做法。

260. 我们从不安而产生某种警惕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决意采用一种愤恨的腔调、近乎歇斯底里的训斥和极其牵强地自表真诚的主要的控诉者，正是那些在涉及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时就表现出一种难以掩饰其利害关系的无所谓的消极态度、只限于虔诚地诉诸原则的人。难道应当对欧洲适用一个标准，而对世界其他地区又适用另外一个标准吗？更没有比下面这样一个对照更鲜明、更值得非常认真仔细注意的了：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态度庄严、高尚、勇敢，完全是克制的；另一些人的态度，他们以某种事业维护者自居，只是为了更好地去掩盖他们在东南亚、南非和中东的责任。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侵略成性，分外放肆，以及证明了显出一种几乎无异于挑衅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毫无顾忌。

261. 因此，我们应当向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们致以他们当之无愧的敬意；他们洞察种种挑衅态度而拒不受其影响。

262. 我国代表团存心注意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扬·穆齐克先生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在这里的发言〔第一四四一次会议〕。我国代表团已经密切注意了斯沃博达总统对全国的讲话。

263. 我们有责任强调声明：阿尔及利亚一如既往热诚地坚持民族自决权利，以及某些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占领他国的外国军队应该撤离，而问题应在首先以正义然后以稳定的和平为基础的那种结构内谋求解决。外国武装力量对一国领土的占领，无论其性质如何，都不可能是有理或正当的。因此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外国干涉都是不能接受的。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范围内，通过撤出这些部队结束占领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然而，正如已在这里被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目前震撼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悲剧性危机必须置于它的欧洲背景之中，这种背景，正如你们必定比我们更了解那样，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被普遍接受的均势所决定的。这种主要基于军事集团和一种对政治和领土现状默认的均势，必不可免地要经历一个调整和不稳定的阶段。无论是在这里或其他地方，凡是受到这一目标启发的人，长期以来就选择了不干涉和自决的做法。

264. 我们有这种感觉，所有这些条件都适用于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持这些原则。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理解并同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一样抱有那些坚定的看法，特别是关于最尖锐的越南和中东问题的看法；因为，毫无疑问，对于在越南的侵略的纵容，如同对在中东的侵略的纵容一样——这种纵容已由我们这个组织的某种无能的迹象具体显现出来——一直是决定中欧危机发展的一个因素。

265. 安理会曾经面对这样两种道路的抉择：是冷战还是捍卫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一个民族的权利。也许当时我们是想行动见效，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的做法应当会有不同；也许我们当时是想自己免遭责难，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本来也可以不那样去着手。我们不能在同一时间内，一面肆行或掩饰对宪章的违犯，一面又充当宪章的受权的捍卫者。现在已不容怀疑，安理会选择了两种道路的第一种，因为安理会将会取得的成果显然就是汇编出又一套宣传档

案，使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遭到巨大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损害，遭到受骗上当的屈辱。

266. 最令人反感的莫过于看到那些压迫越南、帮助消灭巴勒斯坦的人，在这个联合国组织和安理会里，以正人君子的腔调叫嚷反对压迫捷克斯洛伐克，自称主张一项拯救这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而在这里，由于不公正的强权关系，一些至为正当的申诉都遭到挫败。这种程序，这种辩论和谈判的进行方式，以至这个决议的内容，对我们来说，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法律、宪章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成了冷战信条的牺牲品了。

267. 确实，集团的均势，霸权的均势，只能导致一种国际紧张局势，而受损失的无非是热爱其当然权利的各个民族。因此，怎么可能有人抱这样一种幻想，即当这样一种政策在世界各地系统地得到推行的时候，欧洲会依然作为一个缓和的绿洲而存在呢？我们的希望是：在这里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军队会撤离，干涉会停止，以及免于外来势力的自决会得到充分实施。

268. 我们同那些象我们一样，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向来珍惜和维护无论那个地区的民族自由和独立的事业的人，怀着同样真正的焦虑和悲伤。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在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范围内发展的权利。打击这些原则，就是打击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条。

269. 强者的武力已经在巴勒斯坦伤害了阿拉伯民族。强者的武力继续在亚洲、在越南造成流血。强者的武力顽固地继续把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政策，通过占居的变本加厉的殖民主义政策强加于非洲。简而言之，这个世界继续患着一种著名的病症：全球性的共同的大国保护小国的制度。

270. 基于这些考虑，我国代表团将在表决 S/8761号决议草案时弃权。

271. 塔尔多什先生（匈牙利）：我愿作下面很短的发言对我们的投票加以说明。

272. 首先，一开始我们就认为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局势的讨论不符合该国人民的利益，

而且相反,只符合帝国主义国家及其盟国、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势力的利益。因此,我们曾投票反对把这个议题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

273. 其次,我们审议中的决议草案文本并未改变我们的意见。它使局势更加恶化,并且只有利于策划和提出它的北约组织各国。可恶的是它们把自己打扮成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忠实捍卫者,却又想方设法摧毁该国的一切社会主义成就。

274. 基于这些考虑,我国代表团强烈反对这个决议草案并将投反对票。

275.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这次辩论的各次发言中,苏联代表团已充分证明了试图讨论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全部虚假、无根据和挑衅性质。这种冒险是北约组织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头头们为了把视线从帝国主义军队在越南、中东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正在干的罪恶勾当转移开去而挑起的。阿尔及利亚代表刚才已详细地谈到了这一点。

276. 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们无耻地、伪善地装作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的保卫者。实际上,他们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搞成一次反革命政变,把捷克斯洛伐克从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割裂出去,并使它变成他们的卫星国和殖民地;而这些计划和阴谋破产了,这就使他们怒火中烧。谁也没有要他们讨论这件事。他们是非法行事的。他们把这个问题硬塞进安全理事会来,利用他们的机械多数,这就违犯了联合国宪章。

277. 美国、联合王国和其他一些北约组织国家的代表所说的一切,这一切诽谤、含沙射影、诬蔑,这种把国际紧张局势归咎于无辜者的企图,所有这些都反映在他们提出的决议草案当中。正如把这个问题在安全理事会提出讨论一样,这个决议草案和它的提出也是同样非法和违背宪章的。这张污七八糟的废纸是美国和联合王国代表在这里长篇累牍的诽谤和捏造的一份摘要。这份草案是这两个国家和它们的一些支持者的帝国主义阴谋的反映。

278. 这些行为的目的是在于进一步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干涉别国内政——谁也没有要求这些国家这

样做,相反地,全世界都对此抗议——从而掩盖帝国主义在世界一些地区,特别是在越南和中东的侵略和干涉。

279. 苏联代表团认为这项决议草案的提出,同对这一问题的辩论本身,都是同样非法和违背宪章的。

280. 鉴于这些考虑,苏联代表团将投票反对这一草案。

281. **主席**:由于再没有人表示要在目前阶段发言,我认为安理会准备就S/8761号文件所载的由巴西、加拿大、丹麦、法国、巴拉圭、塞内加尔、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282. 我被要求提请注意英文本实施条文第1段应作一个小的修改。实施条文第1段应当读为“断言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充分尊重”。这就是说应当用名词“主权”来代替形容词“主权的”。

283. 我还应当着重说明塞内加尔的名字已被加在决议草案提案国的名单内。

284. 安全理事会现在进行S/8761号文件中的八国决议草案的表决。

举手表决。

赞成者: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巴拉圭、塞内加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者:匈牙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弃权:阿尔及利亚、印度、巴基斯坦。

表决结果十票赞成,两票反对,三票弃权。

决议草案未获通过,因反对票中有一票是一个常任理事国投的票。

285. **主席**:有几个代表团已表示要在表决后发言。因此,现在请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美国代表发言。

286. **鲍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这是苏联第一〇五次使用否决权来阻挠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决定。

在这个议席上谁也不感到惊讶。对一个把捷克斯洛伐克看成它的私有殖民地、并用赤裸裸的野蛮武力否决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呼吸自由空气的这样一个国家，以阻挠和破坏安全理事会这个庄严的机构为己任，而其内心不见得有什么明显的不安或者保留，谁也不会感到惊讶。

287. 苏联的否决实际上是我们意料中事。苏联人在整个会议进程中的行为早已预示了这一点。这是狂妄、冷酷和一种对全人类高尚情操全然无动于衷的一种表现。

288. 你的否决，马立克大使，可以遏制安理会的合法表决，但是它不能扼杀公然抗拒莫斯科炮制的冒牌政府强加于自己的一个高傲的民族的灵魂。你的政府，马立克先生，可以否决一个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但是它不能永远、甚至也不能长期否决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为在共产主义体系中寻求自己民族发展的顽强意志。你的政府，马立克先生，可以否决过去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而安插你们的吉斯林们上台。但是，你们指望这种野蛮行为能维持多久呢？

289. 多少世纪以来，暴君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扼杀自由。但是他们未能得逞。他们试图摧毁希望；希望公然违抗了他们。他们试图使人类那些比较优秀的本能钝化和野蛮化。他们失败了。苏联和它在华沙条约里的几个仆从的侵略将同样失败。正如莫斯科今晚为炮制一个七拼八凑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而感到困难多端一样，苏联政府将发现它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殷切愿望的否决只不过是沙上作字。历史无疑将表明，今晚你投了否决票，最可悲的受害者将不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人民，而是那些发动对捷克斯洛伐克入侵和野蛮占领的惊惶失措的苏联领导人，因为他们的行为使人不但对他们的见解、对他们的洞察力产生怀疑，而且也对他们的人性产生怀疑。但是，马立克大使，无可怀疑，他们的所作所为，你们政府的所作所为，是自取灭亡的。他们的镇压行为有朝一日会遭到他们的继任者的唾弃，而其狂暴、激烈将一如斯大林的残酷镇压行为遭到他的继任者的唾弃一样。

290. 尤努斯先生（巴基斯坦）：我发言解释一下我刚才的投票。我国代表团对刚才提交表决的决议

案弃权。安理会是在八月二十一日紧急召开的。当晚深夜才向我们非正式提供了一份可能要提交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草案。昨天上午十一时左右我国代表团得到一份草案的修正稿。从下午十时开始安理会一直在开会，而后就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由于从提出草案到表决相隔时间太短，也由于同我国首都通讯困难，我感到遗憾我国代表团没有可能就刚才交付表决的决议草案得到最后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代表团除了对该决议案弃权外，别无抉择。

291.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我要现在发言是为了研究你，主席先生，所宣布的表决结果；由于苏联的否决，出席本会议的八国代表团提出的决议案被拒绝了。这个结果，如已有人说过的，并非意外。但是基于这种拒绝，我认为我们必须在休会前简略地研究一下，鉴于捷克斯洛伐克局势仍然存在着严重性，安全理事会应设法进一步采取什么行动。

292. 我在今天上午的谈话中提到了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当局受到了被强行解职的侮辱这样一个事实所造成的不能容忍的局势。早些时候在这次会议上捷克斯洛伐克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又把关于这些领导人的进一步的不良的并令人深感不安的消息告诉了我们。我了解苏联代表虽然不承认安全理事会对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态进行审议和表示关注的权利，也曾根据塔斯社关于捷克斯洛伐克被黜领导人的命运的某些声明力图使我们放心。然而，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在座的人并不认为这些根据塔斯社报道而作的声明完全令人放心。

293. 因此，我希望在目前情况下安理会认为有必要作为最低限度措施审议一项我现在代表巴西、加拿大、丹麦、法国、巴拉圭、塞内加尔、联合王国和美国提出的一份简单决议草案，原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对关于当前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发展的报道包括逮捕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感到关切，

“责成秘书长立即指派一位特别代表前往布拉格负责谋求释放被拘留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并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并紧急进行汇报。”

294. 当然，我将不坚持对这一决议草案在今晚进行表决，因为我深信各国代表团（其中不少已对上一决议案在时间的处理上表示了关切）会希望有时间考虑我刚才读出来的决议草案的文本并请示他们的政府，同时进行磋商。

295. 我愿请求秘书长把这一文本连同其各种译文本最迟在明天上午予以散发。

296. 主席：所交决议草案将按要求散发。

297. 现在请苏联代表行使答辩权。

298.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借答辩权利，愿作一简短发言以提请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注意，即美国垄断资本在安全理事会的代表在他那篇恶意和敌意达到顶峰的结束发言中，对社会主义各国，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的怨恨、诽谤、含沙射影以及病态的敌视和仇恨同样达到了顶峰。

299. 他提到了苏联的否决。显然，他对苏联代表团使用了多少次否决权是作了准确记录的。但是，就是这个否决权曾经、正在并将继续使苏联能够，在这个国际组织，联合国，存在之日，用以保卫它本国和其他国家许许多多人民的正义事业和权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入侵、诽谤的威胁，以及从光荣的、伟大的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一开始就发动的反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斗争的威胁。

300. 苏联的否决曾经帮助拯救了阿拉伯东方许多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并且挫败了美国人、英国人和其他许多帝国主义者针对自由国家的居心叵测的奴役计划。

301. 苏联的否决曾经保证那些因被美、英帝国主义者阻挠而多年未被接纳的国家被接纳到联合国中来。正是苏联的否决，在类似情况下使用了七十次以上，帮助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蒙古和一些其他国家被接纳到这个重要的国际组织中来。

302. 在许许多多年中英美帝国主义者利用他们在安全理事会的机械多数拒绝接纳一系列国家，而正是苏联的否决，严格符合于宪章，帮助保护了那些国家的权益并使正义得以伸张：那些国家在一九五五年

成为联合国组织的会员国。当时帝国主义者感到无力逾越宪章规定而不得不接受一个“一揽子交易”并一次同意接纳十六个国家，其中包括那些从联合国成立以来他们就多年投票反对接纳的国家。

303. 苏联否决的力量、伟大和重要的国际意义就在于此，而你的诽谤性指责，鲍尔先生，既不新鲜，也不是首创。我们从你的前任那里听到过多次了。他们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我们曾经、正在并将勇敢地、自豪地使用否决权来反对帝国主义者把他们的意志和命令强加于人的企图。你那种把命令强加于人的意图从你的行为、你的演说和你的结束语来看都是明显不过的。

304. 为了掩盖在越南的罪恶行径，你们需要利用这个你们提交安全理事会的可耻文件，你们非得采取这种可耻行动不可。而你，作为垄断资本的代表，竟然不以这种伪善为可鄙，决定扮演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保卫者的角色。你谈到暴君。但是在一切暴政中最可怕的就是帝国主义的暴政。越南人民、阿拉伯国家人民经常感到它，每分钟、每秒钟都感到它。由于有你们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垄断资本作为同伙，帝国主义暴政也统治着非洲的一些地区，支持着在西南非洲、南非、南罗得西亚、葡属殖民地和许多其他地方的种族主义。

305. 我们刚才在说有人把一些地区、国家和区域变成血泊。这还能是谁呢？在座的所有人难道不知道正是你们把越南的田野、村庄和城市变成血泊吗？正是通过这种罪恶勾当，这种帝国主义暴政，这种力图把自己的命令意志强加于人，把爱好自由的越南、阿拉伯、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置于美国金融资本的奴役之下的所作所为使你们的双手沾满了鲜血。这就是现代最可怕的暴政：帝国主义暴政。

306. 你竟敢谈论别的国家的领导人。你最好还是谈一下你们自己的领导人，他们正在做些什么以及他们如何贯彻他们在越南、在中东以及在许多其他国家的政策吧！你在这里的歇斯底里大发作、你的恶意和敌意，表明你们已经发现要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和维持你们的特务机关、反革命和反动派的统治，你们已经无能为力。对于反革命和反动派你们曾给予同

情，通过你们的宣传和颠覆组织给予指示。你们资助这些组织，借以制造一种不能忍受的局面，阻止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自由、独立地发展。你们曾经有过把你们的帝国主义道路、垄断资本统治强加于人的计划。但是这场赌博已因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努力而告失败。这些国家勇敢地站出来援助面对国际帝国主义威胁和反对社会主义各国的阴谋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

307. 人民的命运现在是、将来也是由人民自己而不是由历史已予宣判死刑的帝国主义制度决定的。

308. 我不坚持要按惯例作连续传译。

309. **主席：**由于名单上再没有其他发言人，我想我们除休会外别无抉择。经过非正式磋商，多数的意见是安全理事会今天，星期五，八月二十三日，稍晚在下午五时开会。如果没有异议，就休会到五时。

310.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认为加拿大代表的提案是北约组织国家的一个新的花招。在这件丑事中他以英、美集团的主要喉舌和代表的身分出现。在把决议强加于安全理事会的企图失败后，他们又在耍另外一个花招。他们企图把联合国秘书长拉进他们的卑鄙勾当中去，也就是他们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共同事务的干预。进行这一冒险的原因是极其明显

的。我敢肯定这种冒险做法是站不住脚的。一个非法的举动、一次对宪章的违犯没有得逞。它被击败了。现在为把他们的命令、他们的意志、他们的决定强加给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他们采取了新的牵制策略，企图宣称这据说不是一个实质性的提案。哦，不，我的好先生们，这确实是实质性的，而且你们将无法做到规避宪章，把联合国秘书长牵连到你们的帝国主义阴谋中去。因此，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为此在明天召开安全理事会。

311. **主席：**我将说一下程序情况。八国代表团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按照惯例进行非正式磋商，结果表明多数的意见是：为了对该决议草案进行审议和表决，应在明天下午五时召开一次会议继续讨论。因此，如果没有异议，基于明天下午五时在这里重新开会的谅解我将宣布休会。

312.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保留在你所说的时间再一次说明自己的观点的权利。

313. **主席：**我向苏联代表保证他将有充分时间说明他的观点。如安理会同意，我建议现在休会。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上午三时五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ا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ا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